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碑文下

王簡栖頭陀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彥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一首

善曰天竺言頭陀此言斗
藪斗藪煩惱故曰頭陀



王簡栖

濟曰姓氏英賢錄云王巾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齊朝起家鄆州從事後為輔國錄事參軍

善曰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棲琅邪臨沂人也有

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

起家鄆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

碑在鄆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巾制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

知其遠近

韓曰挹酌也朝夕池海也蒼蒼之色天也善

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酌也枚乘上書吳王曰游曲

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相子新論子貢謂齊景公曰

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滿而去又焉知

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與勾愚切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

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韓詩外傳子貢謂齊景公曰

貢謂景公曰臣終身載天不能知其高況視聽之外若存

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亡心無所繫故不生不滅

管子曰善曰僧肇涅槃論曰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

曰心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曰是以掩室摩竭用啟息言

之津良曰掩室謂斂心入靜也華嚴經云佛在摩竭提國

法華經曰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鄭玄

論語注曰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也維摩經云佛在

毗邪離城佛告文殊師利曰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

利既至謂維摩詰曰何等是病文殊師利曰行詣維摩詰問疾

也然語彞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

濟曰彞常倫也言欲諸理人之常理者必求事於九疇

也下有丁善注三字

無也以下七字

維摩經以下

七十六字置

得意下

日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五福翰曰六位易卦之六爻也善曰貞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彞倫攸敘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弼曰六位爻之文也

已陳悟太極之致向曰三才天也人也翰曰太極天地有大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爻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聲類曰悟心曰解周**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良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言之不可以已善曰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也言廣大無窮故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叔向謂罷蔑曰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

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然又繫所筌窮於此域**鐵曰繫繫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亦此域謂道也善曰爻六爻也繫繫辭也因爻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爻繫之所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荀莊子則稱去謂以之喻言大知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為此岸

所絕形乎彼岸矣

翰曰稱謂名號也言天道無名故名號絕彼岸謂覺悟也善曰至如涅槃妙

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說謂也涅槃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志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彼岸者引之大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為彼岸也

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向曰謝去也四無明流見流六度者布施以廣仁義也持戒以守信也忍辱以為謙也精進以思敬也禪定以守靜也智慧以通其理也善曰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自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端慤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禪也

名言不

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

良曰其道廣大名之言之亦不得知其體性質相者也隨

而求之迎而望之又不可見其終始之所由也 善曰法

離有無豈各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

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

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

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 不可以識智 善本作知

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 不可以識智 善本作知

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乎 善本作也字 濟曰言不

滅也蘊積也 善曰妙法蓮華經曰昔在學地佛常教化

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勝鬘經曰音生身無漏

業生依無明任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

隨意往來法華經曰諸佛弟子眾皆如舍利弗盡思其度

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

坤其易之蘊邪 韓康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

伯注曰蘊淵奧也 來不應 鐘虛其體以受扣扣來無不應之以聲佛道於物

亦如是無私地 善曰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書

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無私與

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

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

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

不持牽秀相風賦曰故無來而不應兮何適莫之足嬰 況

法身圓對規矩冥立 鏡曰阿毗達摩二義一名無比法一

謂與冥昧之道相會而立也 善曰圓對謂有感動對而

無不周也勝鬘經曰涅槃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

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禮記曰古之

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備榮維摩經序曰真權無謀而

動與一音稱物宮商潛運 良曰言道合萬物 善曰維摩

事會 類各得解脫周易曰稱物平施 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

漢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 王室也善曰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

空理無事異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

注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有如之理從中來故曰如

注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有如之理從中來故曰如

注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有如之理從中來故曰如

來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說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
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
見大人左氏傳曰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說曰如來乘五
會于洮謀王宅也五乘也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也軌車上橫
木也拯故也言人為不善有如逝川之流日夜不止而如
來化救之使濟矣善曰僧肇論曰聘六備之神驟乘五
衍之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今碑本以為憑四
衢之軌蓋梁代諱衍故改為左氏傳曰楚子玉使鬬勃謂
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為拯
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
喪失於道者也善曰經摩經曰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
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啓八正之平路坦衆聖之夷
塗大品經說入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
正念正定正解雅曰庇廕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
世喪道交於是玄關幽鍵善本感而遂通遙源浚
波酌而不竭說曰玄幽謂道之深遠也關鍵皆所以閉拒
於門者言如來說喻微妙道門遂通如長源

深水酌取不竭也浚深也善曰玄關幽鍵喻法藏也謝
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玄關難啓善鍵易開戴逵接林賦
曰幽關忽其離鍵玄風暖以雲頽字林曰鍵門距周易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
此遙源浚波喻法海也文子曰取焉行不捨之檀而施洽
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以也
群有良曰捨止也檀惠也洽徧也羣有謂萬物
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衆生斯為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
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密僧肇論曰賢劫
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為之為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
羅密此言到彼岸也群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
一故曰羣有也僧肇維摩經注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
曰鏡羣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
向曰大事之慈空中而行空中行慈故為無緣之慈善
曰夫行慈者以衆生為緣衆生為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
之慈離於衆相離相行慈各為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實
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槃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
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
緣者不住法相反衆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

周萬物而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濟曰演廣勿無也大
 道消天下盡照有故以無私照之明而鑒極於沙數之界善曰天
 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而物照之明猶無得之得無得而
 得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
 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冥照理無不統而靈
 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河所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
 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劫輸曰導引也亡無也若聖人以有機之權人人以機應
 劫則多惑矣引以無機故不亂焉是功濟於微塵數劫矣
 劫猶世也善曰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
 物斯以機心應之物有機心則結累斯起故誘以無機之
 智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內無機照
 之勤辯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以力磨三
 千大千土復盡抹為塵一塵為時義遠矣能事畢矣
 一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善曰
 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而然後拂衣雙
 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
 樹脫屣金沙銑曰言如來演行聖化功濟微塵拂衣於娑
 羅樹間脫屣於金沙池中將歸乎涅槃示有

所然也樹謂娑羅樹也屣履也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拂
 衣從之涅槃經曰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拔提
 河邊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槃史記武帝曰嗟乎吾
 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拔河一名金沙河也
 惟恍惟忽從善本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向曰
 不明貌言如來之道不明不昧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身歸
 涅槃復無質也物質也善曰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恍惟
 惚王弼曰恍惚無形不繫之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皦其
 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
 不昧繩繩兮其無繫泥泥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
 無物維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
 未到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遺三世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
 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良曰棲
 處也撓亂也如來時處於二千大千世界雖行其化而無
 為之心寂然不動終無亂也濟曰焚燎火也堅林謂衆
 木也佛以千張白疊纏身積衆香木以火焚之其質難盡
 其聖靈虛空不可盡歇也善曰答賓戲曰聖哲治之棲

進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為一世
界千三界為小千世界千小世界為中千世界至千中千
世界為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
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摩經注曰寂靜寂滅常
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乃飽切涅槃經曰佛以千疊纏裏
其身積聚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槃經說世尊
向熙連神阿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涅槃於天冠塔
邊閣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在故盡法華經
曰方便現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 **正法既沒象教陵夷**
入涅槃也象教謂為形象以教人也陵夷頽壞也善曰
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
一萬年論語曰上文王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向曰正
既沒陵夷已見上文 **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向曰正
人多穿鑿異端競起違於大法以色相執理以音聲求真
自以為得道矣方法也一道也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
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謝宜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去杜預左氏傳
注曰方法也云得一 **順非辨偽者比微言於目論** 銑曰意
者鍾會曰一亦道也

前狹論也 善曰禮記曰言偽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

於眾言中微妙第一僧肇論曰采微言於聽表史記曰齊
威王使說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
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今知王 **於是馬鳴幽讚龍**

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 謂虛心以求道言此二比丘

能整積壞之綱紀繫絕毀之紐帶振整也言大法之要如
人衣有紐帶也善曰摩訶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歲

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
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

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燃正法炬周易曰幽贊
於神明而生蓍王弼曰幽深贊明也陸機大將軍宴會詩

曰頹綱既振謝莊為沈慶之答劉義宣書曰皇 **陰法雲於**

真際則火宅晨涼 向曰華嚴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所燒

也言馬鳴龍樹二比丘能行正法以濟眾物如雲蔭具覺
火宅之難乃涼也際境也善曰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

覆一切剗蚪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並現順機不徧此則彌布徧後之義也維摩經曰同真際等法性不可量肇師曰真際實際法華經曰三界無

重昏夜曉道也言二比丘演說佛化萬物見明如日照於

均明兩故曰慧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

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開解

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統曰大品經三十七品四

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言此諸品為佛法之要而二比丘

興行正此以伏外道亦如晏子於樽俎之間而折晉軍也

晉欲伐齊使覘之齊饗使者使者將亂齊樂而晏子太師

知之使還報曰齊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間

折衝千里之外者晏子之謂也善曰言義徒精銳有樽

俎之深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

宴坐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

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樽俎之師已見上文

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

良曰九十六種謂外道破滅佛法也一為說喻其心皆伏悉無障闕

若無草木藩籬之固豁然以通善曰邪黨今崩無藩籬

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也摩訶秦言無大亦言勝大能勝

九十六種論議辯亡論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濟曰方

日城池無藩籬之固也善曰華嚴經題云大方

廣佛華嚴經教人習法也肄習也善曰華嚴經題云大方

廣佛華嚴經教人習法也肄習也善曰華嚴經題云大方

肆無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向曰周莊王魯莊公時夜恒星不見謂夜明也乃佛生之

日也魏曰漢明帝晉明帝故稱兩明皆圖畫佛像以崇

其法也善曰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

手書形像經歷冠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
王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冊
青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翰曰遺文謂經也刹列佛塔

也下遺文靡不畢集大史公曰漢興詩書往澄什結轍於

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向曰佛圖澄羅什法師並高道

道林惠遠二僧名並有高道皆游於吳善曰高僧傳曰天
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得道以晉懷帝

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激
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

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遺呂
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遂王彼

至萇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
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

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遁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
初至京師王濛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

還吳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
還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

陽南建荆州欲往羅浮屈尋陽見廬峯遂居焉三十餘年
歎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誌曰十年以長

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頭
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頭

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

沃蕩良曰沃流也蕩動也善曰瑞應經曰太子出此城

為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
義訓勤行趨涅槃也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膠滂浩汗

又曰濯濟濃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濟曰迴照也善

日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西眺城

邑百雉紆餘翰曰三版曰一雉紆餘曲直貌善曰左氏

賦曰望東東望平阜千里超忽向曰超忽遠貌善曰楚

城之紆餘東望平阜千里超忽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

原忽兮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絜珪壁擁錫來游日

珪璧比有德也。擁執也。錫錫杖也。善曰毛詩曰有匪君子如珪如璧。東觀漢記馮衍說鮑永曰衍珪璧其行束脩其心錫錫杖也。大智論曰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以為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也。良曰宅居也。言知緣業皆空虛則存緣之心廢。如影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衆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善曰無三業誰作諸法。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濟曰軀身也。言者皆為迷惑至道若知理存道道勝則迷惑無也。亡無也。善曰惑煩慙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辭者身心寂滅涅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竺道生維摩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不惑而感自亡矣。惑者遂欲捨百齡於中身徇腴膚於猛鷲。論曰言無復存身也。欲捨百齡於中身徇腴膚於猛鷲。論曰言百年之身志救萬物也。徇猶施也。腴膚肉也。猛鷲鷹也。稜伽經云自在天王化身為鵠釋提桓因是諸天王化身作

追藏舟易遠

翰曰軌跡也。莊子曰藏舟於壑人以為固不知有力者負之而趨喻人性命為造化所運

忽焉而終言歲月速也

善曰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汎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僧徒聞其無人穰

椽毀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

銑曰椽棟也。構起也。善曰周易曰闕其戶闕其無人高

誘淮南子注曰椽椽也。椽棟也。漢書賈誼曰可太息者此也

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

絕業

濟曰洪大也。紐猶綴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宋禪史記

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

祖武宗文之德昭外嚴

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祖武宗文之德昭外嚴

配良曰言祖襲武王尊嚴其父文王以之配大而昭明外

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格天光表之功弘啟興復。向格至光充表外弘大啟開也。言宋聖德上至于天傍開四外又大開惠澤興復積瓌之理也。善曰尚書曰成湯時

則自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東觀漢記博士
議曰除殘去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韓曰帝命惟新而
賊興復祖宗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韓曰帝命惟新而
物也安其下人濟其多難爲君之道也康安也善曰毛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員曰不失舊物尚書
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使步中雅頌驟合韶護向
人辭於孤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護向
韶舜樂護湯樂言國家作規矩中於雅頌而合其正樂也
善曰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耳鄭玄曰韶舜
樂護湯炎區九譯沙場一候說曰炎區南方之蠻九重譯
樂也方也一候者以伺候非常之事也一候者言少邊患也
善曰十洲記曰炎州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曰成王
之時越常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粵在於建武
曰西被于流沙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乃詔西中郎將
焉良曰粵辭也建武齊帝年號也善曰乃詔西中郎將
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爲建武乃詔西中郎將
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濟曰江夏王蕭寶

諸侯也維隅也言使觀政作藩衛彼一隅也江漢即郢州
也善子曰蕭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
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西中
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家君觀政于商又曰乾
之風聲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鏡曰方城楚也
爲宰擇楚國之令典魯侯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於故
實言江夏王爲郢州亦有此事也善曰方城謂楚龜蒙
謂魯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又隨武子曰葛藟
爲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
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
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翰曰諱爲江
初內史代行刑事故曰行事善曰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
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安霸
於是乎在蕭子顯齊書曰劉誼字士穆爲江夏王郢州智
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刑府事故稱行事也智
刃所由遊善本作日新月故向曰明智之理斷割之道如刀
刃所由遊善本作日新月故向曰明智之理斷割之道如刀

不設禁薪一

生

銑曰虛心求物得道旣勝實自歸之
善曰瑞應經曰迦葉二弟問迦葉曰

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荅曰言佛
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與夫子中
分魯立不教坐不以此寺葉廢於已安功墜於幾巨立慨
議虛而往實而歸

翰曰慨恨也箕土籠也有以籠盛土覆而爲山少一箕之土而不成山者有掘

井深將及泉而棄者皆喻此寺廢於已安墜於幾立也
善曰論語曰譬如爲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爲

因百姓有餘閒天下之無事

間向
伺日

也善曰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養長不失時故山林不童

庀
耳匹

徒揆日各有司存

銑曰
具徒衆

善曰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杜
庀具也匹婢切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論語

曾子曰遵豆之事則有司存

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

善曰周易曰悅
以使民民忘其

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隱
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

亘立被陵因高就

翰曰亘徧也因高立起高樓故曰就遠也

層軒延袤上出雲霓

也向曰晉軒廊
延長也南

北曰袞也
板也聖主

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櫟
得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南

北曰袤東西曰廣司馬紹飛閣逶迤下臨無地銑曰逶迤相連貌言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

閣高下臨見地若無也善曰西都賦曰脩除飛閣楚辭曰
載雲旗兮逶移王逸曰逶移而長移與逸音義同楚辭曰

下崢嶸而無地
上寥廓而無天

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雘

不假於物任自

然也珠網以珠爲網施於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
殿屋者丹牖以赤飾殿也

良曰九衢草其枝交錯相重九出也四照即若木花其光四照也千計萬品言多也善曰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

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立衢黃花黑膏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窮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姿寶相永籍閑安清也金姿不同實相言佛之靈象也此處可以長籍幽閑安樂之事善日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金色微妙其明照曜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息心了義猶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

終焉游集 向曰了覺也 善曰大灌頂經曰惠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世尊依於了義一

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 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日固仙靈之所遊集

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 向曰謂成也言有成功者必鏤功於鐘鼎之上以示後世也善曰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已有功者銘書於王之

太常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顓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圉其勲銘于景鍾韋昭曰景公鍾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言時稱代善本美功烈勲勞而酌之奈器自成其名焉

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宜身逾遠而名紹 銑曰言碑則年代彌多而功名宜布身大逾遠而其聲相紹繼而不絕積多也 善曰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子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碑也法言曰年彌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 翰曰寓寄也彫篆謂文字也庶近也髣亦不明乎衆妙之門 善曰法言曰吾子少好賦其辭曰日然童子雕蟲篆刻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 向曰玄黃天地初分之時也 善曰周易子日清輕者上為涉器千名含靈萬族 銑曰器物也 善天濁重者下為地

者謂之器器謂品物南都賦曰百品千名春秋元命苞
曰岐行喙息蠕動蚗蜚根生淳著含靈盛壯陸機鼈賦曰
惣美恩而融融淳源上流澆風下黑流洳而澆薄之風垢
播族乎一區濁下驢垢濁也善曰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淳
散朴淮南子以灋為澆育義同說文曰洳水別流也字林
曰驢特垢愛流成海情塵為岳向曰愛欲至多若流水成
也杜木切善曰瑞應經曰感傷世間沒於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
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沈於愛河則妻子財帛也言積
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為岳為善皇矣能仁撫期命世皇曰
日積亦見多為惡日積亦多也也撫期謂于年期也言佛之大道能為仁聖撫應千年之
期而命跡於世也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
竺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法經陀方菩薩曰能仁
如來與此三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劉蚪曰能仁
哀此忍立俯來拯救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
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
名也乃睽中土聿來迦衛良曰言佛之將見於世乃睽顧
名也乃睽中土聿來迦衛中土聿來生迦衛之國也迦衛

之國在天地之中故言中土聿疾也善曰毛奄有大千
詩曰乃睽西顧又曰聿來胥宇迦衛已見上文奄有大千

遂荒三界良曰奄同荒理也善曰毛詩曰奄有龜蒙遂
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

世界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殷鑒四門幽求六歲瑞應
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衆生經云太子至年十四出游東城門天帝化為病人乃迴車
而還悲念生人俱有此患又出南門天帝化為老人復愍

念生人丁壯不久又出西門天帝化為死人復念天下有
此三苦又出北門天帝化為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

乃念道清淨不欲在家故云殷鑒四門也後太子居於深
山不飲不食箕坐叉手閉目一心不成道終不起端坐六

年故云幽求六歲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又曰佛既歷
深山到幽閑處菩薩即拾藁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一麻

一麥端亦既成德妙盡無為善曰唯有如來化就一切功德
坐六年亦既成德妙盡無為善曰唯有如來化就一切功德

無為已帝獻方石天開渌池善曰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
見上文帝獻方石天開渌池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

意即頗邪山上取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他邊白佛言可
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

意即頗邪山上取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他邊白佛言可
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

處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為指地池翰同善注祥河車水

寶樹低枝善曰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流甚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楊塵佛在其中

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脩好其

樹目然曲枝下就佛通莊九折安步三危良曰九折三危佛牽而出鈿同善注

神通不以山為阻險皆通安步而行也莊道也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

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方朔誠子曰飽食安步以七易農尚書曰甯三苗於三危川

靜波澄龍翔雲起善曰波澄謂心靜雲起謂其應感也

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波浪不生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普山廣運

給園多士向曰普山謂耆闍崛山中與大北丘眾萬二千

衛國紙樹給俱獨園與大北丘眾千金粟來儀文殊戾止

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銑曰金粟佛名也來儀謂見於世文殊師利佛弟子也戾至也善曰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

曰鳳皇來儀文殊已見應乾動寂順民終始良曰乾天也上支毛詩曰魯侯戾止

而佛應之以順人性終始不已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靜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民孫卿子曰生人

之始也死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濟曰不然猶無形也無滅人之終也

摩經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來無為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

乃真象正雖闡希夷未缺翰曰象正謂正法也闡微也希寂滅然其無為之道疑無聲也

史記曰酒闡漢書音義文頴曰闡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王弼於昭有齊式善本

日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

字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世翊洩反協韻向曰於歎

烈業也言齊有美明之德用舉大業脩其壞法鏡曰釋網玄津並佛法也拙掉也言佛法將壞而齊乃能維持使

網玄津並佛法也拙掉也言佛法將壞而齊乃能維持使

之復存人如舟之濟川而得其掉也 善曰毛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揚雄解朝曰不足以揚洪烈僧敬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希聲於宇宙濟溺喪於玄津漢書音義韋昭曰批撒也音裔翊泄切叶 惟此名區禪慧攸託 良曰名區謂置寺之所也禪靜所託居也善曰禪慧禪定也 傍 善本作 據崇巖臨睨通壑 善曰臨睨夫舊卿說文曰睨邪視也 瀉池湘漢堆阜衡霍 善曰瀉池之小衡霍如堆阜之小湘漢江也衡霍山名 善曰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瀉池衡霍為堆阜也史記 瀰瀰武亭阜幽幽 林薄 向曰瀰瀰草貌亭阜乎澤也草木叢生曰薄也 善曰毛詩曰周原瀰瀰茶如飴上林賦曰亭阜千里靡不被築毛詩曰秩秩斯于幽幽南山鄭玄周禮 媚茲邦 注曰竹木曰林高誘淮南子注曰深草曰薄也 媚茲邦 后法流是挹 鏡曰媚愛也邦后謂江夏王也法流言江夏王本此佛法而挹酌也 善曰毛詩曰媚茲

一氣茂三明情超六入

翰曰茂盛也三明謂天眼明宿命

也六入蕭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也言其情超越於此六者善曰維摩經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為 眷言靈宇 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

載懷與葦

良曰靈宇寺也葦脩也 善曰毛詩曰眷言 載懷與葦 之楚辭曰葦之兮荷蓋王逸注曰葦蓋屋也

丹刻暈飛輪奐

離立 濟曰丹刻謂殿宇丹色而刻鏤之 離立 輪輪困高大也奐文章貌暈維也

離鳳也言丹青文彩似之 善曰左氏傳曰丹栢宮楹又曰刻栢宮栢杜預曰刻鏤也毛詩曰如暈斯飛君子攸齊

鄭玄曰暈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岳關中記曰未央

殿東有鳳皇殿春秋元命苞曰火離 象設既關睟容已安 為鳳劉邵魏文帝諫曰鳳皇立葦

向曰象謂佛之形象也關睟也睟容潤澤之貌言佛象既已開設而育潤澤之容常安於此也 善曰楚辭曰象設

居室靜閑文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信根 桂深冬燠於松 於心色粹然見於面趙岐曰粹潤澤之貌 桂深冬燠於松

踈夏寒

銖曰深謂葉密也燠也桂氣辛而冬暖也善

神足游息靈心往還

善曰瑞應經曰佛已勝幡西振貞石

南刊

良曰勝幡幡名西謂佛教來自西也振舉也貞堅也

南謂在國南也刊刻也善曰維摩經曰降服四種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

名昭謚也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郡

善本無人也為東蘭陵蘭陵為

南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

氏之先蕭何居沛率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

都里晉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愁過江居

晉陵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

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

日

稷后稷也周之始祖有至德佐堯故周文王為天子也契

虞光濟四海亦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

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

台膺錄次相代尚書琬機

鈐孔了曰五常出受錄圖

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

魏氏時乘善本

作於前皇齊握符於後大

魏氏時乘善本

位追尊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才大略骨中興考景皇帝舍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

道居貞卷懷前代前代帝王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識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公舍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向曰美宋均曰懷藏也

也辰象日月星也何岳之精靈言聖而仁明故體此而生也善曰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況日月星辰孝經

援神契曰五嶽之精氣蘊粉風雲身負日月翰曰蘊積也雄聖四瀆之精仁明身負日月言

其明也善曰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

陳蔡之商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者脩身以立行善本作明行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曰揭擔也立行善本作

可摸善本作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照善本作照向從木日範法也銑曰

外謂貌也內謂心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摸者師傳之德也曹植學官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禮記曰

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翰曰言

行孝道也孝者因於心也善曰孝經曰夫孝簡久遠大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毛詩曰因心則友

之方率由斯至良曰言有可大之道自用於此而能盡至其理也方道率目由用也善曰周易曰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

大則賢人之業毛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詩曰率由舊章

而不知濟曰言挹酌其道德之源者游泳其淺深不可測也潛行於水曰泳也向曰懷歸也日用而不知

者言歸其道者其人遷善由日用其道而不知之昭昭若善曰毛詩曰休之游之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紉于地鏡曰三辰日月星也四瀆江河淮濟

也善曰傳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舍孳子曰九卿法河

也

也

也

也

也

爾毛詩曰滔滔六幽允洽一德無爽翰曰六幽大地四方
江漢南國之紀謂法今盡一也爽差也善曰典引曰神靈萬物仰之而
日照光被六幽尚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
彌萬千里不言而斯應向曰言歸其德而自來此應蓋不
彌高周易默然而成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之況其邇者乎若夫
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蒞事之年鏡曰庸用也蒞臨也善
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告同也軍麾命服之
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蒞事惟能
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善本無略
也良曰軍麾以毛為之以指麾也命謂天子之命也言天
也子命之以受其戎旅之服序次序也監督謂監督軍事
也方部謂官方部統也數術也濟曰言國史具述其事
此文可略而不言也善曰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旌
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
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列凡十三部置刺史

數謂等差也賈逵水德方衰天命未改翰曰水德謂宋也
國語注曰略簡也
善曰左傳王孫滿曰今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向曰太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祖高皇
帝龍躍喻外為天子也俟待也宋明帝以太祖為冠軍將
軍鎮淮陰也淮泗二水名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
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易曰見龍
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
脩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
會詩曰遂擁朱旌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
銑曰如仁謂有仁和之心思濟世亂夕驚不安之志至於
中夜九迴思慮也惕驚也善曰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周易龍堪
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腸一日而九迴
亂之情獨用懷抱向曰龍勝也善曰廣深圖密慮衆莫
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濟曰言緬陪奉太祖左右
不深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彊內侍之年向曰王子
圖也

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年十五言安陸之見委任
善曰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
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
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
伊雒之間漢書留侯子張
辟疆為侍中
起予聖懷發言中旨
善曰晉中
上疏曰導動靜
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
善曰漢梁
顧問起予聖懷
學之士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王門焉言王初為宋砌陵
王文學如游於梁王門也入掌綸誥謂為中書郎也綸誥
謂天子制勅之言使其掌之也
善曰蕭子顯齊曰緬為
宋砌陵王文學中書郎遊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
朝從遊談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
蘭桂有芳清暉自遠
善曰
遊梁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蘭桂有芳清暉自遠
善曰
芬香也言其德如蘭桂之有香也又清明光暉其心自遠
善曰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惟以顛
覆王逸注曰言已見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
帝于出
勸進表曰茂勲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
帝于出
于震日衣青光
故云帝出于震日此君也衣青光者亦取

其木色也善曰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震東方春
秋元命苞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
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
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曰衣青光宋衷曰為日精所羽翼
故以為名木神
方軌茅社俾侯安陸
向曰太祖既立位乃
以其方色衣之
跡也言與古者諸侯並跡而封土地受其茅土以立其社
也俾使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其安陸侯漢
書曰江夏郡有安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
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
茅以為社毛詩
受瑞析珪遂荒雲野
善曰瑞猶福也析分
曰俾侯子魯
信然與天子各執一故云分荒理也雲野即雲夢澤屬安
陸故言之
善曰周禮曰典瑞掌玉瑞鄭玄曰人執曰瑞
瑞猶符信也楊子雲解嘲曰析人之珪
式掌儲命帝難
其人也
善曰漢書陳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公以
有也
善曰漢書陳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公以
日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帝堯亦以知之為難

宗室羽儀允膺嘉選

向日允信也膺當也齊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曰鴻

漸于陸其羽

可用為儀

協隆三善仰敷四德

三善謂事君事父事長

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以布於天下也善曰

晉中興書烈宗詔曰相沖協隆治道體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此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

其一日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月而家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日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龍樓之門以峻

良曰漢武帝為戾太子置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

有光暉也龍樓太子門名峻高也善曰漢書曰武帝矣太子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

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獻替帷宸實掌喉唇太子獻其事

可者廢其事不可者掌於帷幄宸幄之間臣諫不已喉唇謂出納言辭也宸戶幄間也晉廢也善曰國語史蹟謂

趙門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否不辭能而進賢惟宸帝坐也禮記曰天子負斧依宸孔融張儉碑曰聖皇

克亮命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

韓曰奏事上書皆晨起太子之言出於外也禮云王言如絲也旨意也善曰東

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如絲已

見上前暉後光非止恒授善本作受向曰言前後所任授同也善曰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立亦得

四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公以密

戚上賢俄而奉職

銑曰欲遷為天子之近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侍中

闔閭始得子胥以為出納惟允劔璽增華

良曰緬遷侍中上賢無異乎聖人也善曰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伊昔帝唐

稷契為司徒皇陶作土師垂為共工益為虞伯夷掌秩宗
夔典樂龍納言也尚辛氏才子仲熊叔豹高陽氏才子太
昭擣戲此四人皆主納言之官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
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
八人擣戲大臨高辛氏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
者才子八人仲熊叔豹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
贊權衡任謂上九官等諸任職也爽差也式用也贊助也
權衡謂政理也善曰肅子顯齊書曰世祖即位緬遷五
兵尚書淮南子曰准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
式輔弼執玉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人所病者將為除之
以翼天子也謂欲使緬為吳郡太守也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不
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瘼爾雅
曰瘼姑蘓與壤任切關河與壤猶與區也韓康伯王述碑
病也姑蘓與壤任切關河與壤猶與區也韓康伯王述碑
所託此蓋關河之重決決大邦都會勢阜隄善本作封
百萬謂地之項畝都稱也百萬言多也善曰史記曰夫

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
也西亦賦曰百物殷阜薛琮注曰殷盛阜大也今為此負
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臣瓚案舊說云提最
凡言大舉項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韋昭曰
積土為全趙之衺服叢臺方此為劣善曰全趙謂趙國也
封限臺趙王臺名也言趙雖盛比之吳郡其為劣也善曰鄒
陽漢書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土衺服叢臺之下者一旦
也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故揮汗成雨比之吳郡
亦何足稱盛也善曰戰國策蘇秦說齊宜王曰臨淄乃鴻
之塗人有相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乃鴻
騫舊吳作守東楚向曰騫飛也東楚亦吳也謂吳經吞并
吳邵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太公鴻飛充豫劉琨勸進表
曰奄有舊吳率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拒守西疆漢書
音義孟康曰舊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慧以字小人撫用
名吳為東楚也伯夷叔齊義讓龍舉干寶晉紀曰丁
善本上德綏用中典伯夷叔齊義讓龍舉干寶晉紀曰丁

固父覽以義讓捕尚書武王曰昂哉夫子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
 歲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
 良曰哀其有罪書曰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為獄謝掾如得其情則宿訟兩讓而同歸
 濟曰宿有爭訟不決者皆哀矜而勿喜宿訟兩讓而同歸
 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雖春申之大啟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
 鄧攸為吳郡守吳人饑乃發倉賑貸不取俸祿唯飲具水一郡皆齊也封疆界也緝熙和熙養也氓庶百姓也
 東王許之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大啟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太守吳人餓死攸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不受祿俸唯飲具
 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夏首藩要任重推轂
 水口名也

言此處為國家藩援之要也謂將出為荊州牧也古之遣將而天子皆親為推車轂送之鎮荊州并有軍故也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濟王逸注曰夏首水口也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口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
 閬以外將衿帶中流地勢江漢流為之衿帶其地正當江軍制之外將衿帶中流地勢江漢
 之阻也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函南接衡巫風雲之路谷險要衿帶咽喉尚書曰九江孔殷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
 良曰衡巫二山名善曰衡巫三西通鄧憂鄧水陸江名吳都賦曰徑路絕風雲通
 之塗三七氏傳曰鄧鄧邑各三七謂二千一百里善曰左之北也鄧今潁川邵陵縣西南是惟形勝閬外莫先
 有鄧城蜀都賦曰水陸所湊是惟形勝閬外莫先閬門限也邦畿之內如門限之內邦畿之外如門限之外也莫先者天下無先也善曰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史記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闔以內寡人制之閬建麾作以外將軍制之鄭玄禮記注曰闔門限也苦本切建麾作牧明德攸在
 向曰麾旗類也以毛為之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鄂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藩

國又曰八命作牧尚書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銑曰暴曬也陽日也

言思育下人如秋日之和人曠其光愛其溫也善曰孟子曰江漢以濯之

如夏月之盛人皆畏其猛也善曰孟子曰江漢以濯之

秋陽以暴之暴母鑒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

鄴舒問於賈季王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趙盾

夏之日杜預澤無不漸子蟬蟻之穴靡遺也善曰漸入靡無

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猶明無不察

河海平千仞之漢亦滿之蟬蟻之穴亦滿之

容光之微必照濟曰容光小隙善曰孟子曰日月有明

照幽由近而被遠自已而及物行於已而及於人也善曰

史記曰陶曰近可遠在已鄭慧與入風俱翔德與五材善

玄曰此政由近可以及遠

作才並運向曰八風八方風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運行

子曰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左氏遠無不懷邇

傳子罕曰天生五才民並用之廢一不可

無不肅善曰阮嗣宗勸晉王戕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

不覩晨飲之羊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榮祖遷會

數十里若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公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

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遂來皆

對曰山父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佗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

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

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

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是家語

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

詐市人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五

臣法譽表六條功最萬里良曰功最萬里言風化遠也

有六條察民疾苦冤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者政狀

察盜賊為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官察民

有孝悌廉絜行脩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

所察不得過此漢書曰倪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

之輪租緡屬不絕課更以最楊雄為益州刺史還居近侍

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之中總萬里之統者也

兼饗戎秩謂武職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還為侍中

領驍騎將軍侯府寄隆儲端任顯任顯謂緬為太子詹事也儲端

善曰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東西兩晉茲選

特難向曰謂此官晉朝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

至琇曰晉羊琇少與武帝同年相愛嘗謂武帝曰若得天

琇但為左衛將軍不得詹事故云願言匪獲也又謝琰征

恙有功為輔國將軍領太子詹事故云後至善曰晉諸

公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備濟才術與世祖同年相善

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

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

琰字瑗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距氏進號征虜左僕射

領詹外降二君善本作令績斯俟良曰言其政善之功可

功斯此俟待也善曰蕭子顯禁旅尊嚴主器彌固濟曰

齊書曰緬還中領軍太子詹事

也尊謂天子之命嚴謂整守其所職也主器謂太子也緬

為詹事以奉太子而勲誠益固矣彌益也善曰蔡邕表

逢碑曰乃撫京邑惣齊禁旅禹穴神臯地埒分陝翰曰此

周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

會稽太守也禹穴會稽山有孔穴人傳禹入此穴中臯地

也其地肥沃故云神臯分陝謂陝已東周公主之陝已西

邵公主之今緬為會稽太守其地亦可與分陝之事相交

埒其美也陝地名也善曰漢書曰司馬遷南游江淮上

會稽探禹穴西京賦曰實惟地之奧區神臯索江左以來

常遽斯任向曰謂天子都江左東渚巨善作海南望秦稽

銑曰巨大也言會稽東渚有大海也秦望山會稽山二山

之名善曰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海有琅邪孔臯會稽

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

絕書曰禹治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吏更名茅山曰會

稽淵藪胥萃藿相蒲攸在大良曰言會稽郡舊多盜賊淵藪

多盜聚人藿蒲之澤也藿蒲草也攸所也言會稽有盜亦

幸淵藪左氏傳曰子叔為政不暴猛貨殖之民千金比室

而寬恕國多盜聚人於藿蕭之澤漢書曰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善曰郭壩

之內雲屋萬家也善曰郭壩猶郭邑也雲屋謂高樓上及雲

歌倚華楹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富雖刑政繁倍於常而舊

土所然難以詳南山群盜未足云多功効田著往者南山

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人遵為治二旬之試亂盡除言

南山之盜比會稽未足云多也善曰漢書曰王遵為高

陵令會南山羣盜備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遵

為諫議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肅

清蘇林曰淳海亂繩方斯易理良曰漢宣帝時渤海郡歲

何以息之遂曰臣聞理亂人猶理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

然後繩理也善曰漢書曰上以龔遂為渤海太守問曰

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卿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

民猶治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

從事上公下車數化風動神行濟曰下車初至也敷布也

許焉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會稽太守漢書曰班伯

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條

敷化二郡咸敷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誠恕既孚鉤距靡

用翰曰趙廣漢為京兆尹尤善鉤距以得事情也孚信鉤

心恕物為人明信則鉤距無用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

孚大信也漢書曰趙廣漢守京兆尹廣漢善為鉤距以得

事情鉤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

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

鉤致也距閑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及馬使

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知以閑其術為距也

不待赅汙之權而新渠必翦向曰漢宣帝時長安市偷盜

京兆尹敞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敞捨其罪令捕謂

賊以自贖其偷長曰令忽召詣府恐諸賊驚駭願受一署

敞乃以偷長為吏遣歸假置酒其餘賊悉來賀飲醉偷長

以赅色汙其衣吏乃坐里門出有赤色汙衣者收縛之得

百人皆罪之由是清治此言緬為政不待此詐而新惡之
長必見誅翦也 善曰尚書曰戲服渠魁孔安國曰渠大

也無假黑里字 端之藉而惡子咸誅 銑曰歌錄鴈門太

內懷慈仁後惡子姓偏著里端此云黑者蓋後人書寫之

候里端謂以法令著於里間也藉用也惡子賊也言緬之

自德不假致法令於里端 被以哀矜乎以信順 良曰享敬

哀矜已 南陽葦杖末或 足字 比其仁 濟曰韓詩外傳云

見上文 南陽葦杖末或 足字 比其仁 濟曰韓詩外傳云

蒲鞭也後漢劉寬為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以蒲鞭撻之云

辱而已言此蒲鞭未可比緬之仁政也 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也遷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

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若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

積為土老蒲為葦願無怪之曹 穎川時雨無以豐其澤 翰

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 穎川時雨無以豐其澤 翰

郭伋為穎川郡守德如時雨下人利之言 緬之為政雖穎

川之惠無以豐也 善曰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為

穎川化如時雨 穎川太守公攬轡外車牧川 善本作 典郡

字細侯光武并穎川太守 公攬轡外車牧川 善本作 典郡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有聲 感達民

天下之志 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 感達民

祇非待期月 向曰祇神也善曰論語子曰苟有 老安少懷

塗歌里詠 銑曰歌詠其德也 善曰論 莫不歡若親戚芬

若椒蘭 銑曰若如也人好其德音如椒蘭也善曰孫卿子

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漢 麾旆每反行

悲道泣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 良曰麾旆旗之類也古

反謂去官也行悲道泣謂百姓戀也 濟曰後漢第五倫

為會稽太守倫將去官百姓攀車駕啼呼又侯霸為臨淮

太守帝遣使徵之百姓皆遮使車或當道卧言緬之去官

人有此戀皆爭道而前以請其留忘貫遠畧不知疲也淨

道也善曰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門候後并

一借之情愈久彌結

翰曰後漢寇恂為潁川太守又拜汝南太守後潁川盜賊百姓遮天子道

願從陞運復借寇君一年上許之故云一借之情愈漸也善曰漢書曰河武為見列刺史徙京兆尹其所居亦無異

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河內太守微入為金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到潁川盜賊悉降百姓

遮道曰願從陞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方城漢池南顧莫過善本作千里

善本無千里字善曰左氏傳屈完曰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北指嶠潼平塗不過七百

銑曰嶠山名潼水名也言山川險阻平道不過七百里也善曰嶠二嶠也雍州圖經曰潼水華陰縣界伏蒲正淮輪

日壽春北接梁宋西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良曰嶢武二關古不盈千

里也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嶢武之關也李奇曰在七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折西三隱晉書庾翼表曰喪陽北去

河洛不蠻陬侯夷徼重山萬里魏曰陬夷徼居也善曰

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為夷狄界也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阨小則浮民略畜大則

吹城剽

而邑翰曰蠻夷聚居時為人患俘謂生得人也畜牛馬之類剽劫也善曰賈逵國計注曰伐

國取人曰俘漢書晁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畧畜產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

千人攻城剽民小醋盜以百數掠鹵鄉里方言曰畧強取也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

相望歲時不息向曰鼓烽皆所推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群

銑曰推埋謂劫殺人而埋之穿掘謂發冢而取物阡陌道路也善曰史記曰攻剽推埋掘冢皆為財用耳徐廣曰

推殺人而埋之謂發冢也傲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良曰傲慢侮累藩

咸受其敝歷政所不能裁濟曰藩國也歷任為政於此者

語注曰加以戎羯善曰賈逵國窺窬伺我邊隙翰曰戎羯並夷狄名

隙謂伺候其邊疆也此謂後魏元氏時都洛陽也善曰

朱鳳晉書曰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劉琨

勸進表曰狡寇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

於焉早閉

向曰並謂秋時備守邊疆陳琳書曰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李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姦孽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無邊境

善曰魏志臧洪荅

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姦孽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無邊境

早開晚

求明八載疆場大駭

銑曰求明武帝年號疆場界也駭驚也言羣賊所驚亂也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求明八年匈奴寇胸山左氏傳沈丑

戊曰吳新有疆場之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揚雄集上書曰

侯騎至其泉

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

良曰怡悅也善曰

食不甘味

揚旆漢南非公莫可

濟曰揚舉也旆旌旗之屬善曰肅子顯齊書曰緬遷

雖州刺史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呂氏春秋曰漢南之國聞湯之德歸之

於是驅馬原隰卷甲

善曰肅子顯齊書曰緬遷

遄征

翰曰遄速也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彼原

卷甲趨利日夜不處曹植詩曰指日

遄威令首塗仁風載路

向曰令號今也載行也善曰李

猶首路也謝朓後漢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讀晉陽秋曰

謝安賞表宏為機對辯速宏為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聊以

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

軌躅清晏車徒不擾

銑曰

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

車馬跡也清晏謂道路清肅而安

牛酒日至壺將塞陌良

擾亂也善曰漢書音義曰躅跡也

牛酒日至壺將塞陌

良

韓信破趙欲北擊燕廣武君曰當今之計不如案甲休兵

百黑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也此言燕必懼而來降

以迎其君子小人以壺漿迎其小人也言葛伯之民喜湯

來征塞陌言多而滿道也

謂緬行征

失義犬羊其來久矣

伐而人服除亦如此也善同良注

失義犬羊其來久矣

犬羊其來久矣

濟曰言夷狄如犬羊之畜善曰漢書名臣奏曰太

微賦嚴

切唯利是求

是求又曰

首鼠疆界災蠹彌廣

向曰首鼠謂或前或後也

唯好是求

首鼠疆界災蠹彌廣

向曰首鼠謂或前或後也

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音義

公扇以

日首鼠一前一却也說文曰蠹木蟲也以喻殘賊

廣風乎以誠德

銑曰扇舉也孚信也

盡任棠置水之情弘

郭伋待期之信

善曰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

與言但以雞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目抱孫兒伏於戶下

大本雞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

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

漢書曰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

竹馬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

迎伋謝曰辛苦諸童諸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使君何日

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

員諸兒即止野亭頃期乃往伋重

信得人心皆此類也五臣注同

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

而靡入濟曰後漢表奐為安定屬國都尉有羌戎豪帥首

主簿於羌戎之前以酒酹地曰馬如羊不以入廩金如粟

不以入懷悉還之言雖賤如羊粟亦不用也而況於貴乎

靡無也

善同濟注

雛雉必懷豚魚不爽

翰曰雛雉謂後漢魯冀為

仁政雛雉必懷其德也爽差也言其有信於豚魚亦不差

失也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

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

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

君之化迹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

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

稚追髻髻

側首日拜門闕

善曰推髻髻首蠻夷結髮之形

苗子曰三

卉服滿塗夷歌成韻

良曰蠻夷以草為服行滿

誦成其音韻也善曰尚書曰島夷卉夷蜀都賦曰夷歌

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叢

等慕化歸義

禮義既敷威刑具舉

羊傳曰敷布也善曰公

作詩三章也

疆民獷猛俗反志遷情

俗皆沐其仁化反其本

切風塵不起圉圉

善本作

寂寞

向曰

圉圉

獄中寂寞言空

善曰東觀漢記曰

蔡彤為遼東太守野無風

富商野次宿秉停菑

側眉反

也野舍言不遇盜也秉禾束也

善曰國語叔向曰絳之言將豐熟宿

以過於朝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陵人除溫令境

內清吏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

于彼苗畝毛萇錄蝗弗起豺虎遠跡

良曰錄蝗蟲之食

日田一歲曰菑

善曰范曄後

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

為民患常設檻穿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詔屬縣可一去檻

其飛至九江東

北狄懼威關塞謐靜

魏曰北狄謂

偵謀不

敢東窺馳馬不敢南牧

秋恐懼相問之言不敢有東窺之

意不敢南牧謂齊在南畏齊德也

善曰偵伺也鄭玄周

禮注曰諜賊反間為國賊者徒煩切范曄後漢書曰薛甲

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方欲振策燕趙席卷

秦代

秦代並國名也善曰過秦論曰振長策而御宇內

又曰有帝卷

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

蓋並天子行

也言將陪侍天子伐魏也洛陽咸陽並為魏所都也善曰

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翱翔兮周章傳玄乘輿馬賦曰紫

蓋漂以

而遘疾彌留歟為大漸

良曰遘遇也彌留謂疾病

連翩

耕夫釋耒桑婦不

善本作

機

耕參請門衢並走群望

翰曰參請謂問疾也羣望謂山川

祀之以求其福望緬之疾瘳也

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

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颺然庶僚如賓

向曰

而無人也庶幾僚官也實零落也言衆官男女老幼大臨如零落有所失也善曰颯然吹木葉落貌

去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號曰言舉國男女其聲響相傳接而至于四遠也善曰潘昂荀或碑曰男女老幼里號巷哭滅榮緒晉書曰羊祐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夷群戎落幽遠必至向日落謂聚邑里相連望城拊膺震動鄧邑並求入奉靈輓楚藩司抑而弗許良曰擗棺也藩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爲言遠有慙

德翰曰後漢鄧訓字平叔爲護烏柏校尉病卒吏人羌胡哭者數千人或以刀劈面者劈破也晉羊祐爲都督荆州諸軍事招攜以禮來遠以德屬病死吏人聞喪罷市悲號追慕無已言緬之初薨有過於此二君故對而言之二君遠有慙德也善注同神駕東還號送踰境謂喪車也東還謂自荆州還江東也吏民哭送之山境也奉觴奠以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喪還百姓緣沂水悲泣

望靈仰蒼天而自許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向曰人吏甲祭之聲哽咽如水之不通流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峴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韓詩曰萬人願顯仰天告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公臨危蚊成雷江衛與荀仲茂牋曰舉國顯顯歎慕盈塗公臨危

審正載貽話言號曰臨危謂臨終之時審正其意不至迷亂則遺於話言也善曰說文曰話會合

也善言楚囊之請雖惟字本作幾而彌固良曰楚子囊伐吳還將死而遺言謂子庚

必戒郢謂必使楚作城於郢也君子謂子囊忠矣將死不忘備社稷幾謂危殆也謂緬忠於國雖至危殆其情固也

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翰曰衛大

緬亦有是心雖身亡而意惟鬱結也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當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貴之弥子瑕退之從

二宮軫動善本遐邇同哀向曰二宮天子太子賓於正堂也謂常事二宮也軫

三十三

隱也言惻善本有追贈侍中領字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

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銑曰皇上謂明帝未即位時也麓錄庸用伊惟也言

明帝納政事之辰登庸惟始也謂將欲登庸為天子先試

用也善曰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

迷孔安國曰麓錄也堯納舜使大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良

錄萬機之政尚書曰若時登庸

允信也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故云兼掌屯衛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中興

書謝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聞凶哀震感絕移

漢書曰鴻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

時謂良久也因遘沈疴綿留氣序銑曰遘遇也縣留謂不

也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辟向曰寬喻其意使節去悲情

晉書賀脩牋曰日夜憂懷勉膳禁哭中使相望銑曰勉彊

慷慨發憤寬譬見下文

禁止也言世祖使勸明帝善曰東觀漢記曰樊脩至孝母終上遣

子私使日中使

中黃門朝暮餐食吳志曰朱然寢疾孫權上雖外順皇旨

夜為不寢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

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良曰上謂明帝

意勸喻也濟曰御食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殷憂也東

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諸懇遇害上與衆會飲食笑語如平

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若此移年瘡俱

卧枕席有泣涕慶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

春改貌雅曰臞瘠也與瘠同善曰爾

天倫之愛振古莫儔

向曰兄弟天倫之次也昭侯與明帝兄弟也振自儔匹也

善曰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弟兄先後天之倫次

也毛詩曰匪今斯今振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銑曰謂即

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

膺當也纂繼也言繼太祖之業而立也善曰蕭子顯齊

書明紀曰太后廢海陵王已上入纂太祖爾雅曰纂繼也

漢書司馬遷曰惟分命懿親台牧並建良曰言明帝分命

漢接三代絕業

方按之在並立善曰尚書曰分命義叔左氏傳冏辰曰

兄弟有小忍不廢懿親春秋漢舍孽曰三公在天法三

能收見 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 濟曰繁弱弓名謂世祖崩今對弓而
上文 流涕背黃帝并仙遺其弓而羣臣對之流涕也言思邪王如望周公而含其悲曲阜周公所封國名也 善曰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私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 翰曰玄言談道也 顰悅之顰篆籀又之則 向曰顰帶也悅中也喻體樂衣冠之美麗也篆籀皆古文之書 善曰法言曰 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顰悅李軌曰顰帶悅中也喻今之文字煩多非獨華藻也巾帶皆文之如繡也漢書史籀音義曰 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 銖周宣王太史作大篆 詩有六義字書有八體也 善曰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 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六技韋昭曰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 奕思之 蟲書五曰篆印六曰署書七曰史書八曰隸書

微秋儲無以競巧 良曰博奕之事也儲謂蓄精思也奕秋

儲思無以競其巧妙也 善曰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藪廣思河

澤取睽之妙流睽未足稱奇 濟曰取睽射也養由善射流睽而後號也睽邪視也善曰

周易曰弦木為弧刻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通賦曰養流睽而後號李虎發而石開 至公

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

之貴 善曰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奉先思孝

善曰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奉先思孝 不失下曹從 虛懷博納 善曰本 幽關洞開 翰曰道體幽微本

翰曰道體幽微本 而玉洞然開通至其妙聖也 善曰鄭潤甫為諸葛穆荅 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下開幽關已見上文西征賦曰

宵中豁 宴語談笑情瀾不竭 向曰其情如波瀾不可竭盡

向曰其情如波瀾不可竭盡 其洞開 是以有譽處兮世說曰王太尉云郭 譽滿天下德冠生民 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

三十五

銑曰冠首也言其德為生人之首也善曰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干寶晉紀武帝詔曰蓋德冠生民必饗下祇
之蓋百世善本作之儀表千載善本作之領袖曾不善
留梁摧奄及良曰愁惜也梁摧謂如屋之梁揀摧折也奄及言速及也
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袖也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憚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起負手曳杖迺遜於門歌曰太山其隤乎梁豈唯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已哉
謂蹇叔也終謝皆死也子產死鄭人興歌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此則興謠也秦相蹇叔死秦人皆輟春而思憶之相送杵聲也善曰潘岳賈充誄曰秦亡蹇叔春者不相杵史記趙良曰五穀大夫死春者不相杵史記以凡我僚舊均哀共戚為五穀而云蹇叔未詳潘沈之旨凡我僚舊均哀共戚
威憂死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向曰落棠山名也日所入也言其光陰不

復留也善曰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鄧析子曰天於人無厚也何足以言之天不能令天折之人更生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惟南子曰日朝發扶桑思所入于落棠高誘曰扶桑曰所出落棠山曰所入也
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銑曰播布穹天壤地也言使遺塵之聲與天地同敝
日列聖之遺塵曹植露盤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翰曰刊頌曰樂之天壤以顯元功
美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翰曰有娥氏女吞鸞卵而生契契殷之先祖也商則殷也蕭氏殷後故述也
善曰毛詩商頌文也是開金運祚始玉筐金運曰殷以金德王故曰金運也初有娥氏女取鸞覆玉筐之中少選發而視鸞生卵而飛焉乃吞之故云祚始玉筐也
善曰金謂殷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上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鸞遺卵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降郊於有娥氏女吞之生契三仁

去國五曜入房

向曰勢紂無道暴虐故比于箕子微子三

蒼神之精則周室木德而興焉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

箕子為之奴比于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

苞曰勝紂之時五星聚房亦白其馬侯服周王勝殷紂微

子封於宋以奉殷金德故白其馬侯服謂為諸侯以奉周

王也善曰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有

客亦白其馬又曰侯本枝派別因萊命氏殷同根技如木

服子周天命靡常

之生焉後乃分族如水同源而分流上畿二百里地曰萊

其蕭氏之先蕭叔大心因食萊於蕭命為蕭氏焉水分流

曰派也善曰微子之後食邑於蕭因氏焉毛詩曰文王

孫子本枝百世吳都賦曰百川派別漢書曰揚雄之先初

食萊於晉之楊因氏焉左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徙

傳羽父曰胙之土而命之氏

殷涉於徐州東居於蘭陵縣則蕭氏之地均同也言遷居

之義與劉氏從大梁移居於豐同也漢氏隨魏從大梁移

在豐居於中陽里梁地名也善曰謂徙蘭陵也王隱晉書

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縣班固高紀贊劉向曰獸國時劉

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

齒曰豐故梁徙也領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自茲以

降懷青地紫

向曰懷地皆衣之也青紫貴服飾也

崇基巖

巖長瀾瀾瀾

密爾反鏡曰巖巖高貌瀾瀾流長貌言其祖

維石巖巖又曰新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良曰造物謂利萬

臺有泚河水瀾瀾

位天步謂游於高遠至艱難也善曰莊子孔子曰夫造

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

大人毛詩曰天步

載鼎載革有除有布

濟曰載則也鼎革

之義革改也改舊之理也除其故事以布新制也善曰

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

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頤

曰字星多為除舊布新政易君上也

高皇赫矣仰膺乾

顧

翰曰赫盛也膺當乾天也善曰曹府君陳實

景皇蒸

誅曰赫矣陳君毛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哉實啓洪祚

向曰蒸君啓開洪人多福也善曰毛詩曰

文王蒸哉潘岳羊夫人謚策文曰光啓洪祚

慶流萬國喬嶽峻峙命世興賢銑曰喬高也善曰毛詩曰崧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興應期誕德絕後光前良曰謂應五於子孫命世已見上文祖考故云先也善曰齊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誄表曰階青雲而誕德超前絕後機以成務覺在民先先覺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者也位非大寶爵乃上天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善曰楚愛始濯纓清猷濬發向曰於始濯纓謂緬初入仕時也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升降文陛逶迤魏闕天子殿階也以文石砌之逶迤行貌魏闕天子之闕善曰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夏侯推景福殿賦曰乃涉乎文陛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

之闕象魏惠露霑吳仁風扇越良曰恩惠仁德如露之霑名緬為吳郡會稽二太守故也善曰陸涉夏踰漢政成機謝成都王茂曰慶雲惠露止於落葉期月濟曰夏謂荆州漢謂襄陽緬昔曾理也善曰楚辭已見上文用簡必從日新為盛翰曰用事簡下人必易從而理周易曰簡則易從又在上哀矜臨下莊敬向曰為上則哀也莊敬恭儉禮敬也善曰哀矜已見上文論語曰草木不李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大昆蟲得性銑曰草木不以時不伐之禽獸不以時不殺厚仁及草木又曰民樂其我有芳蘭民胥攸詠良曰芳蘭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羣夷蠢蠢巖別嶂馨香胥相攸所也言人歌謠所以詠其分向曰蠢蠢動兒巖嶂山也言各分別傾山盡落其從如四居於山也善曰爾雅曰蠢蠢也

雲清曰落謂蠻夷所聚居處也言其皆歸緬德傾盡山居而來其徒相從如雲之多也善曰毛詩曰齊子歸止

其從如雲挈妻荷子負戴成群銑曰挈維也負戴謂負擔生資之物而來成羣言人多也善曰

莊子邠人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乎此又曰石戶之農夫負妻戴子入海也迴首請吏曾何

足云齊則漢何足可云也迴首請吏謂願歸帝命以為臣

也善曰封禪書曰昆蟲澤迴首面內漢書日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背聞天道仁

罔不遂良曰罔無也遂猶輔也善曰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仁者壽莊子曰聖也者遂於

命者彼蒼如何興山止黃向曰彼蒼天也興山止黃謂起土為山而未成少一簣之土而

止作也言緬有開國成務之志未遂而死亦如興山止於一簣也簣上籠也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止

簣已見上文四牡方馳六龍頻纓韓曰四牡謂駟馬也言將來駟馬之駕為國家馳使四方

安靜人難而日御不馳頻下其轡光陰已沒謂緬死矣六龍日御也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面牡項領頻纓喻死

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注曰斯維我車轡扶桑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斯

民曷仰邦國殄瘁向曰緬既死矣此下人何所仰焉殄盡瘁病也言邦國之人盡如病也善曰

毛詩曰人之云齊隕晏平行哭致禮銑曰晏子名平仲故亡邦國殄瘁也

日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公繁駟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

而哭曰百姓誰趙祖昌國列邦揮涕濟曰樂毅卒於趙趙復告我惡邪

也善曰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毅毅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

魯公碑曰趙襄望諸列國同傷家況我君斯皇之介弟良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

君斯猶此君也此君謂緬也皇謂明帝也介大也善曰左氏傳伯州犁謂皇頤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裏感徒庶慟興雲陞翰曰徒庶下人也雲陞天子殿階也言階下也善曰左思士畧曰嗟峨階毀留攢川汎歸輈向曰

甲弟之廣袤建雲陞之嗟峨甲弟之廣袤建雲陞之嗟峨階毀留攢川汎歸輈向曰

堂中權殯之名也其毀者謂啓發其殯將歸于國也留謂
留其殯處餘跡也川沈歸軸謂舡載其柩以歸也以舡比
車故云軸也善曰禮記曰君殯用輅輅不題湊象椁儀禮曰遷于祖
用軸鄭玄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銑曰言下人皆競進於野
曰軸軼也競羞野奠爭攀去轂以申奠祭之禮爭攀去轂
謂船去遵渚號追臨波望哭濟曰循其洲渚號泣而追送
而攀留遵渚號追臨波望哭之也遵渚號追臨波望哭善曰毛詩曰
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遵無絕終古惟蘭與菊良曰
喪至河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無絕終古惟蘭與菊蘭菊
皆草名也喻人德如此物之香不絕至子終古塗由帝渚
也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塗由帝渚
朱軒靡駕此故云緬極路由此水而過也言平生朱車之
榮今則無此駕善曰楚辭曰帝子降兮**東首塋園即宮**
北渚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東首塋園即宮
長夜向日東首謂向東葬也即就也宮居也長夜謂墓中
也禮謂曰孔惺鼎銘曰即宮于宗周逝川無待黃金難化
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逝川無待黃金難化

銑曰待猶停也黃金難可化為神丹以致神仙長生也言
逝者如川不停又不能化金以為長生故至死也善曰
逝川已見上文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鐘石徒刊
而丹砂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鐘石徒刊
芳猷永謝翰曰百官有德者刻之於石言已死矣徒為之
春秋樂師謂越土曰君王德可以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墓誌善曰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
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
祖為劉瓛取王氏女瓛

卒天監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號曰貞簡先
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獻取王法施女也

任彥外向日先生名瓛齊太祖高皇帝為瓛
取王氏女瓛卒帝下詔為立碑號為

貞簡先生瓛平生與其妻
導義相得終身不改志也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銑曰老萊子婦
梁鴻妻並古之

賢婦人也言夫人復有善德一與二婦人齊德也 善曰
 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
 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
 諸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
 為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
 郡孟氏之女也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逃逃霸陵山中後復
 相將至會稽貨春為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
 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曹植王仲宣謀
 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宜禮記曰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善曰
 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善曰毛詩序
 節也以蒿為簪以藜為杖儉也藜蒿類也 善曰毛詩序
 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
 曰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 欣欣負載在
 其栗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 欣欣負載在
 異之畦良曰言夫妻相與負載營業之物以相隨也白李
 田隴也 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常 居室有行亟問 善本作
 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畦音攜 善曰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議
 義讓濟曰亟數也 善曰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議
 故曰亟也列女傳鮑蕪妻曰如不教吾以居室之行

毛詩曰女子有行左氏傳 稟訓丹陽弘風丞相也 善曰
 趙襄曰臣聞其言矣 稟訓丹陽弘風丞相也 善曰
 尹劉惔是瓠六代祖也故瓠稟受其訓焉晉丞相王遵是
 夫人先祖故弘其風教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瓠晉丹
 陽尹惔大葉孫也然其籍甚二門風流遠尚 劉王也善曰
 妻王氏丞相遵之後也 籍甚二門風流遠尚 劉王也善曰
 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習鑿齒晉陽
 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 肇允
 才淑閭德斯諒 翰曰肇始也允信也淑美也諒善也言夫
 才淑又曰內言不出於閭闔門限也 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桃
 也毛萇詩傳 燕沒鄭卿寂寥楊冢 良曰燕沒寂寥言人死
 也諒信也 燕沒鄭卿寂寥楊冢 良曰燕沒寂寥言人死
 德如鄭楊二君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
 人也國相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
 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今鄭君卿宜
 鄭公卿七略曰揚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參差孔樹毫末成拱 濟曰孔子卒葬於魯城北弟子各以
 其國樹種之於塋本毫末之小而至

於令拱拱合手也參差木不齊貌謂先生卒而墓樹已合拱也善曰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洄水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枋維離五味櫬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暫啓荒塋長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

扁幽隴向曰言夫人將開先生墓而入焉則長閑於幽隴之中矣荒塋墓中道扁關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蓋

夫貴妻尊匪爵而重韓曰其夫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爲爵祿重也匪非也李善注曰喪服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文選卷第五十九 終

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選

五臣并李善注

行狀

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并序

祭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良曰述其德行之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外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公

道亞生知照隣庶幾

善本作幾庶向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亞次也言道次於

生知性也照明隣近也言明近於庶幾之道也孝始人

倫忠為令德公寶禮

善本作體字

之非毀譽所至

銑曰非人言辭所能毀譽

以至於此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曰忠為令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高

誘呂氏春秋法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天才博瞻學綜該

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天才博瞻學綜該

明濟曰綜理該通也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

藉智周至乃若字曲臺之禮九師之易禮之所也漢

萬物南王安者有明易者九人號九師也善曰七略曰宣皇

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

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樂分龍趙

音義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詩析歷齊韓二家作詩而能析理也善曰漢書曰雅琴

趙氏七篇各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

龍氏九十九篇各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曰

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言竟

臣瓚曰韓固作齊詩也

陵土及其所未窮盡者未來集者皆復重興其事也善曰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土者故得書多與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向曰謂上諸學技之兼理而學之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劉靚方策所載靡不必綜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封帝不解以問沛獻王輔輔上書曰蹇者坎上艮下此山有承水雨即至矣果如其言又東平王蒼上書天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左右皆曰其才如楊雄史岑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哀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古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興又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

如也良曰漢淮南王安好書天子使為離騷傳朝受詔至

成也食時進之魏陳思王植有奇才文帝令作詩士步而

為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

步成詩詩曰其在竈下然豆居釜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

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亂陝服史宋順帝即位起兵作亂時以荆洲比陝州為分

陝之望也如侯甸之服故云陝服也善曰沈約宋書曰

沈攸之字仲達為荆洲刺史順帝即位攸之師武義至夏

口反毛詩傳曰無然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肝跋扈

尚書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臧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

荆洲勢據上流將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

盆口翰曰二王並以攸之之亂鎮盆口也盆口江州也善

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盆城又曰邵陵王友字

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

陵王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惣西伐向曰時齊世祖為齊王太子輔贊二王之政西伐沈

收之亂也兩藩二王也善曰沈約宋書曰公時從在軍

齊王太子奉晉熙三變鎮尋陽之盆城從世祖鎮西府版寧朔將軍

在軍也將軍非臺署之補也軍主

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主也言為軍守王法之官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除并則為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

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雲火燭火也羽檄徵兵書也言烽火照天下如日景之照

也軍書之急如風馳羽飛也善曰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

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韜曰雲火萬炬以防夜四謀

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謀

出股肱任切書記向曰股肱猶左右也書註謂文學之士

記翻遷軍善本作遷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向曰掌書註

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宜功風體所以

弘益濟曰言其有大才故刀筆不足以宜其功蓋以為技

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

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人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

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

曲曰奔奔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

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已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為曲

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

中興書曰王永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

相敬重勅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

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

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銑同

善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

復銑曰東夏會稽郡也後阻也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

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

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選眾而舉敦悅斯在良日選

蓋關河之重被決決大邦

舉之為會稽太守重德悅才其在於竟陵士也敦重也

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

左氏傳曰晉莒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除使持節

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

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謂曰太祖高皇帝受宋順帝

謂封子弟為諸侯王善曰左氏傳曰公以高昭武穆

惟戚惟賢向曰竟陵王於高祖為親賢也善曰西漢書韋

也音韶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封聞喜縣聞國公食邑

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功課與諸郡相連而

比其考為第一故曰連最也最第一也善曰漢書曰倪

寬為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韋昭曰最連得第一也

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翰曰事鬼神曰巫言越人好為

都邑正風而人俗化一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

字伯魚京兆人也并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

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

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吏

輒行罰於後遂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良曰越百之俗

斷絕百姓以安之中常恃其險阻而竟陵王理之其酋長之徒皆感義讓之

風而棄其險阻以歸其德也竹叢曰篁失棄也善曰漢

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間邪叟忘於西景

篁竹之中范曄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善曰漢

作忘其西吳龍丘狹其東臯向曰邪謂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為

會稽太守帝徵并將作太匠有老

叟五六人出自若邪谿人齊百錢送寵皆戀寵德義忘久

而不反西景謂曰夕也龍丘見善注言說慕德化而狹其

耕農故出仕也東臯則耕農之所也邪叟見向注善曰

潘安仁楊經諫云日吳景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

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郡尉年十九具自龍丘養者隱

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

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

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說致醫藥吏使相望於

道積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詞譚再三

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

會武穆皇后崩公皇言奔波泣血千里

鏡曰星言謂早行侵星也善曰肅

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后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

言風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沈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阜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

為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月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幸蒙危言之世遭寬明之時藏策緒晉神臯載穆轂下以

清翰曰神臯良田也謂都畿之內也戰事也穆和也言都

善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漢書谷永上疏曰薛

宜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宮解故注曰轂下喻在

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武皇帝字本位進封

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濟曰如千戶猶若千也復授使持

節都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翰曰

有後魏在北而齊在江南北地皆非其所有志遷使持節

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

州刺史向曰兗青冀並在此不兗徐接壤素漸河潤向曰

漸及也善曰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

漢記曰并郭伋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

去帝城不遠河潤九未及下車仁聲先洽銑曰下車謂初

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善曰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卑作威吏民竦息玉關靖析北門寢局濟曰玉

關各也析謂夜擊守更木也此言後魏在北故比之匈奴

也寢局謂除其關守也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

禮曰凡軍事聚擄鄭玄曰擊擄兩木相敵行夜時也擄與

析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朝

人祭北門裴駢曰齊之北門說文曰局外關門之關朝

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翰曰朝旨天子意也董正也司

國也言天子之意以正百官之主司者以太守之任為重

將布起國家之政教也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

非方過寔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

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司徒掌邦

教方任雖重比此為輕銑曰方任謂太守也言太守雖重

善曰山濤啟事曰方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

任雖重比此為輕

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謂前良曰

兼司徒今即正授上穆三台善本作下敷五典銑曰穆和

司徒即侍中如故名主三公位也三台星色齊則君臣和也敷布也五典五

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善曰漢書曰三能色

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關

玄關以闡化寢鳴鍾以體國翰曰關開也闡門也言開政

其雖貴而息其擊鍾鼎食之盛以尚節儉之道以體國家

之理也寢息也善曰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

孫放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跡步玄關范曄翼亮孝治緝

後漢書曰栢榮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鳴鐘翼亮孝治緝

熙中教同曰翼佐也亮猶行也緝和也熙廣也也佐天子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奪金恥訟蹊田自嘿銑

不敢遺小國之臣司徒故曰中教奪金恥訟蹊田自嘿銑

言竟陵王執政人皆不為爭訟蓋德化之所及也有牽牛

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得奪牛之罪重於蹊田之罪也言

今蹊過於田者乃懷其義讓亦嘿然不相爭奪矣蹊道也

言牛行於田以成道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

金者清且衣冠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人攫而奪之吏捕

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

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

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

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翰曰物皆任

彫鏤外貌如晦其內則明也倫次也繫發語之聲也繫公

是賴謂政理賴得此公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

反其質行其情不彫其素高誘曰素璞也周易曰明入地

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

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庠序肇興儀形國胃師氏之選允

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歸善本作人範向曰謂欲以爲國子祭酒也庠序國學也

師字人範向曰謂欲以爲國子祭酒也庠序國學也

故曰國子也師氏周官掌教國子也允信範法也言師氏

之選信歸於竟陵王以爲合法則也善曰禮記曰有虞氏

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

毛詩曰儀彤文王表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形皆可

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周禮師氏掌以形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

也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啟以公補尚書

令銑曰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善曰陳壽魏志評曰八

射六尚書古式是數奏百揆時序良曰式用也言用是忠

事於是百揆百揆時敘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書令皆古之

任也夫國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遽為隱犯事親

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隱謂不稱公二極一致愛

敬同歸同為一也愛敬也道同歸君親也善曰國語樂

共子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知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

食之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

在則致死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亮誠盡規謀猷弘遠

矣濟曰亮信猷風弘大也善曰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公經德秉哲謀猷弘

遠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

舊惟淮海今則神牧銑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牧謂竟陵

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里書曰崑崙編戶殷阜珉善本

繁良曰編戶萌俗皆百姓也殷衆阜成也滋繁言不言之

化若門到戶說矣善曰周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月見之鄭

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月見也楚辭曰項之解尚書令改授

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絲綸曰樞機言語也

允信緝和也善曰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武皇晏

駕寄深負圖向曰晏駕謂天子崩寄深負圖謂授命輔少

帝也負圖者負託帝圖以朝百辟也善曰

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謂范曄曰夫
 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日宮車晏駕足事不可
 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
 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為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
 萬機如今崩殯則為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
 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戢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公仰惟國典悅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絕于地居處之節復
如居武穆之憂濟曰擗撫心哭也天倫兄弟也言撫心哭
其兄弟號踊墮絕于地也
節如前武穆皇后之憂水漿不入口而哀心內疚
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後天之倫次也禮
記曰婦人擊心爵踊鄭**聖主嗣興地居且奭**良曰鬱林王
玄曰爵踊足不絕地也
予長子武帝崩太孫即位故云嗣興地居且奭謂如周公
邵公輔相成王之事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
文惠太子長子世**有詔崇**善本作**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
祖崩太孫即位
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翰曰坐而論道三公之職也其貴
重人尊敬之故坐而論道與百官

異也舉動所為皆天下所觀其德也 善曰周禮曰坐地
 而論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地
尊禮絕親賢莫貳向曰位君尊重之地與百官禮儀隔絕
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又詔加公入**
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賢賢褒功表德
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上殿銖曰天子敬重其德有詔使
不名謂不稱名百官皆不得帶劔履上殿**蕭傳之賢曹馬之**
殿而竟陵一人天子獨許之敬之甚也
親兼之者公矣善本作也字濟曰蕭傳謂蕭何傳說也曹
則如曹馬二者公實兼之善曰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劔履
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孫周綜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平上以為
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傳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
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
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往曰汝南復以
王亮秦王乘吳王晏梁王彤皆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進督南徐列諸軍

翰曰疏表也身死而讓辭不已謂讓徐州

天不慙魚遺梁岳頽峻

且遺其福而見亡此人如太岳頹其
善曰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

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其年善本
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有某

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斂以袞章備九

日向

溫明秘器皆凶器也衮章龍服也九命謂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錫官七命賜國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言將備此禮也鏡曰大鴈臚官各也監謂監葬事也護助也太官掌食之宮善曰漢書曰

六將軍霍先薨賜東園溫明秘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
如桶開一端漆畫縣鏡其中置尸上斂并蓋之周禮曰三

海三疆死肅

宗皇帝從太后出津門亭於長樂宮發哀哭臨悲感無已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魯相所上檄下牀

伏地舉聲盡哀長樂宮白
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
豈徒春人不相傾壘罷肆而已

哉翰曰相春人送杵擊也壙郊野也肆市也秦五穀大夫
白里奚卒秦人流涕春者不相杵也鄭子產相鄭二十

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傾郊野而哭商人罷市而哀善曰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

童子不歌謠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

公情之所隆濟曰庸功也前王謂古先帝王之善法也追
 遠亡者尊其親滅蓋因情所感也令善勅法

故使持節都督揚

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

淵邈首

作道冠民宗具瞻惟允翰曰睿聖也履正謂履其正道也

高也人宗謂天下所尊仰也具瞻望其美可謂當矣允當也善曰毛詩曰民具爾瞻肇自弱齡孝

友光備鏡曰肇始也弱齡謂幼年也光爰及贊契協外景

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翰曰贊助天子令外大業也契謂王者所執也景大也良曰燮理

也台曜三台星光也主三公之位也五教並已見上注教也克能也善曰台曜及五教並已見上注敷奏朝

端百揆惟穆濟曰揆事穆美也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

尚書曰百寄重先顧任均負圖翰曰謂先帝顧命輔少君

圖以喻霍光令相昭帝故竟陵之奉顧命任與此同也善曰先顧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

王作顧命負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向曰諒信也徽美

公也往哲則二南也謂周邵輔成王故與之齊美善曰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

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方憑保祐永翼雍熙日鏡

保安祐福翼佐雍和熙廣也言國家欲憑竟陵之德安福

社稷長佐天下致和平以廣政化也善曰東京賦曰上

下其其雍熙天不憖遺奄見薨落良曰憖且也薨落死也

日奄遽也尚書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

襲吉濟曰先遠戒期謂葬日也龜謀謂卜也襲吉謂得吉

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向曰式可

追崇假黃鉞翰曰假之以名非真得也黃鉞以金飾斧天

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

將軍揚州牧綠綬麗綬具九錫服命之禮鏡曰綬綠日綬

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

諸侯有大功心有此賜以示重賢也善曰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綬綬九錫已見潘勗九錫文使持節

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善曰九旒旗也鑾輅車也禮記曰乘鑾輅音路黃屋左纛徒輶溫輅涼車良曰此上皆天

駕蒼龍輅音路黃屋左纛徒輶溫輅涼車良曰此上皆天給之者示親重也黃屋者以黃繒為車蓋也左纛以毛牛

尾為之在駕車之馬駿上致之輶輅車天子喪車各也善

日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

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車之纛音導

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輶輅音輅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

車文穎曰如今喪輜車音輅虎賁班劍百人虎賁以鳥毛為幢幡者謂之羽葆也向曰

劍以為儀仗也善曰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

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

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華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日

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焉晉宣帝弟名孚封安平王薨謚曰獻竟陵葬禮一依孚故

事善曰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宜帝次弟也封安平王

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遠華衮猶朱其紋韓詩子路曰

曾子褐衣緇緒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梲包咸曰

節者柄刻鏤為山梳者梁上櫨畫以藻良田廣宅符仲長

文聖主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良田廣宅符仲長

之言向曰後漢仲長統常論曰使有良田廣宅臨川溝水

故云符仲長之言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

理山陽人也少好事博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

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邛山

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息四體之役邛山

洛水協應叟之性善本作志字濟曰叟老也應老謂魏應

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善曰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

合也善曰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

臨洛水北據邛山託崇岫丘園東國錙銖軒冕良曰東國

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善曰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

公所封以之為大也八兩為錙十累為銖善曰言輕也見東

國如丘園之小視軒冕若錙銖之輕欲退靜山居為重也

善曰以東國若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

玄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仍依善本作林

構宇傍巖拓架翰曰拓開險隘之處以架屋也清後與壺人爭旦緹提幙

與素瀨交輝銑曰清後謂後鳴聲清也壺人掌刻漏人也

有聲若相爭而候其曉也緹亦繒也善曰劉公幹贈五官

中郎將詩曰明月照緹幕置之虛室人野何辨向曰置此

室則貴人與野人何所分辨蓋一理也善曰莊子曰虛

室生白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

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比

躡躡於鐘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

度外之禮濟曰何點皆當時賢人隱居者躡步也躡草鞋

景之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為荊州

牧辟劉虬虬以書荅不應辟故云獻書也衡山虬所居也

自衡山作書以獻於王後豫章王命竟陵王作書與虬改

以殊禮徵士謂德高徵而不就皆曰徵士也善曰蕭子

顯齊書曰何點字子皙廬江人也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

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

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遣點詣淑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曰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屨時乘柴車肅

子顯齊書又曰劉蚪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

蚪蚪為別駕遺書禮請蚪脩牋荅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

蚪荅書後以江陵涉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

玠素屏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干

寶晉紀何曾謂祖曰阮籍如此何屈以好士之風申其

趨王之意善曰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欲見於齊宣王

趨見叔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乃知大春

先生徐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屈已五王君大降節善本有憲后致之有由善本有也字

獻王也致之有由言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所由也善曰

人要劫之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并推
去之日以君侯能供其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
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慈字君大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
軍東平憲王蒼辟慈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
帝徵君不奉驃騎辟反來何也封曰先帝秉德惠
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其卉木
之奇泉石之英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向曰言山
所序述
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銑曰謂文帝未即位
時養德於東宮也同
符契於作者之列有所述焉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
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
濤啓事曰保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祐東德義克已復
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
者養名高上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
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爰造九言實該
百行翰曰文皇帝著九言之書一曰言德二曰言親三曰
言賢四曰言生五曰言言六曰言言七曰言言八曰
言言九曰言言此書實可以通人之百行也該通也善曰
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

也百行遵善本作衿褱於未萌申炯古戒於茲日向曰傳

帶也炯明也言書之可為法則佩於衿帶以慎未萌又可
申為明戒行於今世也善曰衿褱於衿結褱也儀禮曰

女嫁母施衿結悅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離九十其
儀毛萇曰離婦人之褱也幽通賦曰既訊爾以吉象又申

之以非直且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銑曰謂

炯或但朝暮見之如千載之遇亦萬世已去有此一時之美故
命竟陵王注解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

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竟陵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翰曰

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云衛將軍王儉為九言序贊山宇初構超然獨往濟曰謂

九言之序也儉為九言序贊山宇初構超然獨往濟曰謂

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
馬彪注曰獨往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

俾若神對良曰顧山中屋宇而言也死者可歸謂自占賢

聖既死矣可復生乎言不可也誰與入室謂無

賢聖與共入此室則想前賢良之人欲畫之於室使若魂神與我相對也善曰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思文賦曰尚前良之遺乃命畫

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善曰賈逵國

話注曰匹婦之操亦有取焉亦圖畫也有客游梁朝者從

容而進銑曰梁朝謂梁孝王好賢今假曰未見好德愚竊

惑哉善本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齊曰言畫列女似好色

之云愚竊惑焉竟陵聞過將遷即命使除削列女之圖也

曾子言子夏之過子夏投杖而拜之吾過也言竟陵王知

過投杖不暇言急而忘投也投弃也杖謂所柱之杖善曰

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禮記曰子夏喪其子

而喪其明弟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曾子怒曰喪

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故何無罪子夏投其杖

而拜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駟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翰

驥駟良馬也聽受人言恐有一失差於千里謂去於所言

遠也善曰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

駟馬不能及易乾鑿度曰正其本乃善本作造箴銘積成

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向曰謂門階戶籍言作箴寄情

李尤集序曰尤好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先是震于外

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

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脩以

記吾過且令誡善本作懼不怠翰曰震謂霹靂也外寢外

治葺謂脩治也譴謂遣告其有罪也怠慢也言人勸脩所

震之室公將記過且為誡懼也善曰左氏傳曰震夷伯

廟罪之用屈原曰逢時不祥杜預左氏傳注曰葺復也左

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

且旌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良曰虛其已心以受人言

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已以游於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厚廣德若不足

藥石若味滋旨

錫曰受人藥石之言若味滋美之味也藥石謂忠言益於人如藥石之除疾善曰

左氏傳曰子孫卒藏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信必由中貌無外悅謂中心

也言信人忠言實由中心也凡受人忠言者則外見雖悅而中心實怒故此無外悅者真性悅也善曰左氏傳曰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貴而好禮怡寄典墳向曰怡樂也善曰論語子曰

木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雖牽以物役孜孜無

怠翰曰物役謂從王事也孜孜勤兒謂雖役從王事勤而好道無懈怠也善曰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為物役矣

尚書曰禹曰子思日乃撰四部要略淨注子向曰又撰集

乙丙丁次之述略佛教以為子史之書淨住子謂佛教也善曰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若住於

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叉滅則我法滅是故衆僧於望悔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

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各長養亦各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

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善提善根如是修習成並勒

佛無差則能紹續三出佛種是故之子故云淨住子成一家懸諸日月銑曰言此書傳之後世如日月懸於天

略以拾遺補闕成一家言揚雄方書曰雄以此篇目煩弘示其成者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良曰洙泗水名孔子講教之興迦維佛國名言能弘大孔子之風闡

釋迦之化也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

作佛諸生天竺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默殯之請至誠懇惻

蘭曰衛大夫史魚病將卒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賢而

不能進言彌子瑕不省而不能退是吾事君之不忠矣我

死勿以我殯於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是為默殯也言竟

病日臻既彌留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默殯已見演連珠注豈

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列

謹狀謂曰言豈古人所謂立言不朽者歟蓋易名立謚典請遵奉古人之盛烈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間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弋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明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弔屈原文一首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

善本有既字

以謫去意不自得

良曰謫責也言誼非罪被

責出於長沙遠國也意不自得謂不得志也韋昭曰謫謫也字林曰丈厄切

及渡湘水為賦以

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

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

向曰汨羅水名

誼追

傷之因以善作無以字

自喻其辭曰

善曰風俗備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議之

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閭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

翰曰恭承嘉惠謂承天子命也俟待也張晏曰恭敬也善曰越絕

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琴操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

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銑曰造就也湘水名汨羅水流入湘川故就託此水而弔之先生即

屈原也韋昭曰皆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汨遭音覓善曰列子曰吾側聞之言至湘水託流而弔

世罔極兮乃隕厥身

濟曰言遭當世讒邪之人無極乃喪隕其身罔猶無也張晏曰讒言罔極

善曰罔極言無中正周書文王曰惟世罔極故尚助予

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

竄兮鵩鳥翔

合土茸

尊顯兮讒諛得志

翰曰鸞鳳喻賢人也鵩鳥

惡鳥也喻讒人也竄藏也良曰閭茸皆小人也言小人為尊重之位讒邪諂諛之人皆得志在朝也胡廣曰閭茸

不才之人無六翻翻翔之用而反尊顯為諂
諛得志於世也 善曰字林曰闔茸不肖也 賢聖逆曳兮

方正倒植 銑曰逆曳謂不得順其正道也 賢良方正之士
不得順道而行也 倒植首賢不肖 世謂隨夷為溷 胡本今謂跖

石躄居為廉 向曰下隨伯夷皆古之貞介也 盜跖莊蹻
賊為廉清者喻棄賢用不肖 善曰殷之賢士卜隨也 韋

昭曰夷伯夷也 溷濁也 史記隨字作伯李奇曰跖魯之盜
跖躄楚 莫邪為鉞 今鉞刀為鉞 也 鉞廉反 翰曰莫邪神劍名

賢用不肖以神劍為鉞以錫刀為利也 善曰吳越春秋
曰于將者與歐治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于

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 邪莫邪干 于嗟默默生之
將妻之名也 漢書音義曰鉞微謂利也 于嗟默默生之

無故兮 濟曰默默失意兒生謂屈生也 屈生無故有此禍
也 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 臣瓚曰先生謂屈原鄧

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 今棄周鼎寶康瓠兮 翰曰幹轉
也 善曰毛詩曰吁嗟鳩兮 章棄周鼎寶康瓠兮 也 周有九

州之鼎言大鼎也 康瓠瓜也 言時君棄賢用不肖亦猶轉
棄大鼎之器而寶其瓠瓜也 如淳曰幹轉也 史記音烏活

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甌 李騰駕疲 善本 牛驂蹇驢兮驥垂
巡曰大執瓢也 甌立列切 騰駕疲 善本 牛驂蹇驢兮驥垂

兩耳服鹽車兮 良曰騰奔也 言御車者但奔駕其疲敝之
人在野小人在位驥良馬也 善曰戰國策汗明 章甫薦

曰大驥服鹽車上太行車坂遷延負轅不能上 章甫薦
履漸不可久兮 銑曰章甫冠也 薦籍也 冠之在上履之在

也 喻賢在下比為亂之漸也 其國不可久若之 善曰冠
當加首而以薦履到上為下故漸不可久也 儀禮曰士冠

章甫殷 嗟若 善本 先生獨離此咎兮 訖 信 曰已矣 向曰訖
道也 總告前意亦如亂曰之類也 已止也 言止矣不可咨嗟之

意也 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屈原遇此難也 張晏曰訖離
騷下竟 國其莫我知兮 獨壹鬱其誰語 濟曰國謂君也 言

聚憂思誰與語事者 鳳漂漂其高逝兮 固自引而遠去 翰
也 壹鬱謂聚憂也 鳳漂漂其高逝兮 固自引而遠去 翰

也 壹鬱謂聚憂也 鳳漂漂其高逝兮 固自引而遠去 翰

也 壹鬱謂聚憂也 鳳漂漂其高逝兮 固自引而遠去 翰

也 壹鬱謂聚憂也 鳳漂漂其高逝兮 固自引而遠去 翰

也 壹鬱謂聚憂也 鳳漂漂其高逝兮 固自引而遠去 翰

也 壹鬱謂聚憂也 鳳漂漂其高逝兮 固自引而遠去 翰

也 壹鬱謂聚憂也 鳳漂漂其高逝兮 固自引而遠去 翰

也 壹鬱謂聚憂也 鳳漂漂其高逝兮 固自引而遠去 翰

珍向日襲猶察也言察於神龍則知藏於深淵之處可以自珍寶也言君子在亂世可以隱也張晏曰音義曰襲

葛他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質
 蛭寅音引銚曰蝸蝸殊也蟻蟻也

小人從仕應劭曰螭獺水蟲害魚者偃背也韋昭曰蝦蟇蟇水蟲食人者也螭立蟇也偃然自絕於螭獺況從蝦蟇

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

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郭盤善本作紛紛其離比尤兮

卷之二十一

良曰言虀生盤栢於亂時不能避去遂及此罪亦屈生自爲之故也盤栢不進貌紛

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遊之故罹此咎善曰言般相不去離此愆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

可輔相何必懷思此楚都善曰言知時之亂當鳳皇翔
 曆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如曹攸逐

之善本作遙曾擊而去之鏡曰鳳皇喻賢人也言鳳皇高
飛下覽有聖人之德者乃下而見於時也賢人不舉用

曰鳳皇曾擊九千里絕雲氣遙遠也曾高高上飛意也鄭
玄曰擊音攻擊之擊季奇曰遙遠也曾高上也

善曰文子曰鳳皇飛千仞莫之能致也皮尋常之

鳥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良曰汙瀆謂小池水也吞舟巨魚謂大魚腹中可容

也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吞舟大魚暗君亦不能用賢

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橫江湖之鱣鱣善本作鱣

故善本將制於蟻蟻善本作蟻以喻賢人蟻蟻小蟲以喻讒佞人也

言大魚橫於江湖之中一朝失勢上於平陸而蟻蟻所制

蓋賢者失位遭讒佞之所害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

鱣鮪於洿瀆必為蟻蟻所見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

切善曰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揚而失水則

得得意焉蟬音尋

弔魏武帝文一首 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

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翰曰假設客言以發意

傷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

殯而後悲觀陳根而絕哭向曰臨見其喪殯之所則必悲

不哭焉謂時遠也宿草即陳根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命

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

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國語曰楚子西歎

於朝藍尹釐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

有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善本有傷心百

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銑曰以為世異時遠不可致情今

魏武至機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

良曰言機空知事未機荅之曰五臣本無夫日蝕由乎交

識人情亦可無之

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

向日日月歲凡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

際日月相掩故蝕也

鏤曰山之崩倒謂年代積遠其土朽故也

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

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

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

日月在天故高明不免卑濁之累謂蝕也居常安之勢而

終嬰傾離之患故乎

翰曰山止於地而不動故常安也終

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各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

不能振形骸之內

尚曰形骸內性命也言壯力亦不能起

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左館唐衡也淮南

子曰魯陽公與韓遼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

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而受困魏闕之下

銑曰夷平也魏闕天子闕也善曰崔

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

區區之木

濟曰上下謂天地言功雖至于天地者其此則

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光于四表者

王曰是區區者而不卑余也擊乎

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蕞爾小貌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

之國杜預注曰蕞爾小貌也志

翰曰弱情謂疾病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

也哀志謂將死也向曰

遠跡謂平生謀長遠之事也短日促路生命窮盡也嗚呼

善曰筭計謀也迹功業也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豈特聲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恠積岸乎

掌曰特獨也聲史

掌日蝕之官黔黎

百姓也言豈獨曰飲山崩可為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

四子良曰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太子使其嗣位遺謀於

善曰顧命以見上文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也太子

奉冢祀杜稷之梁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

謀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

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

也當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忿善乎達人之謹言矣正也

善曰聲類曰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

下向曰持執也姬衆妾之總名也女武帝有小女後為高

死時執此孩幼以示四子云此以累重汝輩因下泣善曰

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

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封母弟彭越為中牟王植為

雍丘王庶弟彪為白馬王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

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傷哉曩以天下

四子右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泣矣

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善曰愛子則豹也託人謂託於四子

門吾曰公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翰曰性命同

之愛子也則無餘勢也而得乎亡沒者無有存其威神者謂武帝平

生威勢一朝已盡而無威也善曰言人命盡而神無餘

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然而婉孌力房闥

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

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善曰婉孌從順貌綢繆

也言遺令於房闥家人則近於細碎也善曰班固漢書

哀紀述曰婉孌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

繆猶纏絲也杜預左又曰吾婕妤妓人皆字有略銅雀

善本作臺良曰著置也武帝又有遺令云使妓人置歌樂

爵字臺於臺上銅雀臺名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

作銅於臺堂上施六尺牀善本作張善本無總歲帳向曰

爵臺於臺堂上施六尺牀八尺牀張張字總歲帳向曰

布而疎者以為靈帳之裾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鄭玄朝晡設善本作脯脯精

之屬齊曰晡日晚時也脯乾飯也皆著於靈帳之前以祭焉善曰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為脯方武切說文曰脯

乾飯也蒲秘月朝十五日善本無輒向帳作妓翰曰月朝十五日謂十五日

日也妓樂也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向曰汝等又謂四子也

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銖

諸舍中謂衆妾無所為者令學作履賣之組者以絲色飾之也善曰舍中謂衆妾衆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紫飾以組連以珠吾歷官所得綬皆著略藏中良

綬絲為之以貫王佩也藏猶櫝中藏也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

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

與違不其兩傷乎翰曰既而武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向曰言亡人本可以勿求謂不可衣裘

別為一藏也既有求則存者可以勿違令也令武帝有求是

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求也求為客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悲夫愛有

大而必失惡去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

全其愛翰曰人所愛者生也人聖有死故必失生銖曰人

安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從沒化安能固全其愛乎善

日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藏故

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去其惡故

無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

罕言焉良曰前識謂達人也罕希也言愛惡之事難保則

日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

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翰曰皆賢俊所不宜行之故可廢之也善曰

慎子曰德精微而不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善曰白虎見是故物不累於內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崩臣子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向曰緒業也塗道也善曰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

蒼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取蔡邕釋誨曰竹重淵以育

麟撫慶雲而遐飛銑曰竹待重深也言魏武待時育德乃撫瑞雲也遐遠也

拂於雲天而遠飛也言天命相感有如龍雲也善曰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曰懿神亂之淵

潛埃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運神道以載德乘

靈風而扇威翰曰載行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載猶行也

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向曰電擊言如電之威也勅彊也如遺謂擊彊敵如

拾遺於地言易也善曰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勑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勑彊也漢書梅福上

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良曰八極天

翦謂除翦暴亂也綏安也言天下可手指麾而遠取之除翦暴亂而後安百姓善曰淮南子曰八絃之外乃有八

極也釐三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闢翰曰釐理也三才天地人

闢元氣閉塞如禁門之不通而武帝昔開之啟開闢門也善曰三才已見頭陀寺碑文范曄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

周舉在禁闢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濟曰漢末政有密靜之風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大亂禮樂崩

壞而武帝舉脩法網將絕復理且國象之樂調者復致太平音之失調則亂也故武帝又繼大音之樂調者復致太平

紀理紐繼解失微調也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

觀要萬塗而來歸銑曰言掃除群凶以致天下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其德焉雲物喻羣

凶貞觀猶清平也要猶使也萬塗猶殊塗也善曰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

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已也王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向曰宏普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
帝異道於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
光宏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有謂天下也言能成
功於天下則舉一世所推其高德也善曰史記太史公
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
推而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善曰左氏傳呂相曰
我不厭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善曰左氏傳呂相曰
杜預注曰造成也將覆簣於浚谷擠子為山乎九天將覆
簣為山於浚谷之中謂立大業也為山將至九天忽山頽
謂大功既成而死矣覆簣謂盛土以覆之將為山也浚深
也擠墜也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
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孫子兵法曰善攻者動於
九天之上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良曰凡事至於窮理
研精而知也謂死生事在其中而無定也善曰周易曰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
至於命吉凶所定又曰研喻思慮也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
臨川有悲

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可悲矣良材之人於國如屋有梁今
死矣如梁木之顛墜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梁
木已見上文當建安之三十八實大命之所艱翰曰言漢獻帝建
是大命之患也三八謂二十四也艱猶患也善曰光昭於
日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雖光昭於
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向曰稅捨也捨駕言死也善曰史
知所稅駕也法言曰仲尼惟降神之縣邈眇千載而遠期
鏡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縣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
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善曰降神謂生聖
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嶽降神祖子新論
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者
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良曰信此神武之道未
在此也膺當也善曰茲此也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
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
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雖龍飛於文昌
茲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雖龍飛於文昌

非王心之所怡

濟曰文昌殿名言受王位於文昌殿故云龍飛也當受命時非武帝心所悅欲之蓋

天命也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漢書曰文昌官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

憤西夏以鞠旅汧秦川而舉旗

翰曰西夏謂劉備也鞠養也旅衆也汧度也舉旗謂

戰也言憤見劉備練兵養衆圖中國乃度秦川而與戰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

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行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出身秦川

伊陽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異翌日之云瘳彌四

旬而成災

向曰踰過也鎬京長安也不豫謂有疾也渭濱亦長安城也疑謂病甚也言伐劉備過長安乃

得病却至長安城而病甚重也銑曰翌明也成災謂疾甚重也言遇疾之時異明曰乃瘳何至四十日而甚重也

彌甚也善曰毛詩曰宅是鎬京蒼實戲曰周望兆勲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愈公乃告大士王李

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誅歸塗以反旆登嶠澠而竭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

謁來

濟曰言疾病既甚言尋歸塗以反旆也嶠澠二山名謁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善曰魏志曰建安

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迴復漢書王莽冊命王奇曰嶠澠之險東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西

有嶠澠思玄賦曰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翰曰次迴思竭來從玄謀

汭東都也大漸謂病重將死也念哉戒令也臨終留顧六軍之士戒誓無有二心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

正月至洛陽夷子土崩尚書曰東至於洛汭大漸已見上文尚書曰帝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

終古之所冀

向曰伊惟也赫奕盛貌寔寔也言實終古威所難有也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威

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

銑曰先天謂威勢為天下所先而才德蓋徧於當世盪動

也言勇氣一鼓動海拔山也善曰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驍不逝田

巴與馮衍書曰欲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何也殘殺也言雖險必濟

也難彊必殺也每因禍以提提福亦踐危而必安濟

提猶致也言行征伐則為禍也誅暴亂以安百姓是為致
 福也雖險踐危險其志如安憂國之深也善曰難蜀父
 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迄在茲而蒙昧愚嚙閉而無端
 說文曰提安也時移功翰曰迄至也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嚙閉謂不開口也言
 至北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遺令之端也善曰楚辭曰
 嚙閉而不言嚙巨蔭功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求言命以待死終
 痛沒此世而永言後事有所悲泣也善曰鶚冠子曰從言
 祀委命鵬鳥賦曰縱軀委命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頽歎平聲銑曰頽歎
 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平聲良曰迄及也營魄也音翰謂
 假借餘息之氣以作遺令也善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
 遐老子曰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經護為營形氣為魄
 執姬女以嘖瘁指季豹而灌胎焉小男也嘖瘁謂臍眉而
 憂也灌深悲貌謂遺囑於四子也善曰孟子曰嘖瘁氣衝襟
 蹙而言頽蹙謂人頽眉蹙蹙憂貌也灌涕泣垂貌氣衝襟

以嗚呼

善本作嗚咽字

涕垂睫而汎瀾

翰曰嗚呼謂悲多不得言也汎瀾淚疾流貌善曰

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相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
 君孟嘗君淚承睫涕出漢書惠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
 灌瀾臣贊曰灌瀾涕泣瀾干也灌與汎古今字同違率土以靜
 善本作一棺向曰言其違棄天下以死也乃戰斂瀾天之

善曰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毛萇詩傳曰
 戰聚也彌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

天惟南子曰吾死也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銑曰咨
 也朽有一棺之士

峻高邈遠允信也善曰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
 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良曰恤憂也肇初也言臨死始有柳楊之氣援貞客善本
 善曰穀梁傳曰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

字以基悔雖在我而不臧濟曰援引也真正也基教也
 事以教其四子不善者則可改悔雖已身亦為不善也謂

上序所云吾小忿大過不當效者是也善曰言為履組

美人張目遠視終不見君王是亦何望也善曰字林曰既
野長胎也博雅曰時視也野與野同毛詩曰美目盼兮既
睇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平聲協韻 向曰機言我望
簡略於禮而尚薄葬也善曰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
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 宋均曰簡
猶闕也漢書劉向賢臣孝子亦命順 意而薄葬史記曰因異俗簡其禮也 彼裘紱於何有貽塵
謗於後王 銖曰謂遺令云吾衣裘別為一藏後為四子所
善曰言裘紱輕微何所有也乃遺塵黷之謗於後世帝王也
而空遺塵謗而及後王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招而不忘
良曰嗟其大戀愛所在心者雖賢哲之士不能忘情也覽
善曰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聖亦不能忘故可嗟也覽
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

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塹中

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侍成也 濟同義注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

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

道子領楊列仍住

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塹

步覓反籀

域牆也壁亦塹也

善曰毛萇

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

兩頭無和

向曰榘題曰和 善曰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

之前

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善曰禮記曰孔子曰

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

見悉是人形以物振撥之應手灰滅

銖曰應手即破如灰

振也宅度切然南人以物觸物

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

良曰五銖謂上有五銖字蓋漢朝所用也
善曰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
水中有甘薦節

及梅李核胡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齊曰瓜瓣謂瓜中子散在棺外也善曰爾雅也執犀辨謂文曰辨銘誌不存

瓜中實也白莧切一作辯字音練辨與練字通銘誌不存

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向曰公謂彭城王也城者

謂築城人也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

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

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

徒旅版築是司銑曰旅衆也版築謂牆版築杵也司主也窮泉為漸聚壤成基

良曰窮泉言深也壤熟土也一槨既啓雙棺在茲捨畚本悽愴縱鋪連

而善本作而濟曰畚土籠也鋪鐵也連而流浹貌善曰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杜預曰畚箕籠也揭居局切爾雅

如杜預左傳注曰而語助也芻靈已毀塗車既摧翰曰芻

東草為人馬也塗車以塗為車即明器也也善曰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几筵糜腐俎豆傾

低盤或梅李盜浪或醢醢向曰几筵墓中所設靈座也糜

器也醢肉醬也醢醢也善曰爾雅曰醢謂之缶又曰蔗

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醢酸也呼蹄切蔗

傳餘節瓜表餘善本作犀銑曰犀爪瓣也善追惟夫子生

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大寧顯寧晦銘誌埋

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良曰今時人誰為子後祠曩古之人誰為子之

先祖善曰寡婦賦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

斯齊齊曰七尺曰仞五版曰堵皆謂牆高墉不可轉漸不

可迴翰曰補牆也言牆墮既作黃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

興念撫親善本作增哀黃向曰以栢木黃心累在棺外謂之

射聲題也善曰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

射聲題湊如傳曰便房塚壙中室也埋蒼曰備木送人

仁廣漢流渥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擊校尉射聲

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褒

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

字昭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

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

乃勅縣葬理由是即絕也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良曰祠

東府也阿亦曲也骸骸並骨也掩藏也善曰仰羨古風

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曰胔枯曰骼仰羨古風

為君改卜濟曰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此為古風

也謂十改葬也善曰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

之輪移北隍窆窆善本作窆東麓濟曰輪葬車之輪也隍

山足曰麓善曰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

子曰窆窆之事杜預曰窆厚也窆夜也厚夜長夜葬為埋

也說文曰窆葬下棺也穀壙即新營棺仍舊木向曰壙墓

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壙即新營棺仍舊木也善曰

鄭玄周禮注曰壙謂冢合葬非古周公所存銑曰言夫婦

中也棺或為隧非也合葬非古周公所存也善曰

也自周公以來存此禮也善曰禮記武敬遵昔義還祔雙

魂良曰祔合也本有二棺令還合雙魂而葬也善曰酒

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

祭屈原文一首

善本有此一旬翰曰畫牛於樽故云犧樽也善曰魏

大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李康觸騷賦曰幽魂勢翳忽

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大廟

牲用白牡尊用犧象也許宜切

顏延年

何曰宋帝即位出延年為給安太守嶺經湘羅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此文祭屈原善法同

維有宋五年月日

位之五年 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沈約

宋書曰張邵字

恭承帝命建旗舊楚

良曰旗旗幡之流也

建之行則引之於前湘州蓋舊楚地也

善曰賈誼弔屈

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旗鄭玄毛詩

箋曰謂列長之屬陸機高訪懷沙之淵得拾珮之浦

屈生 懷沙石自沈於汨羅之水離騷經云遺余珮兮澧浦遺即

棄捐也善曰楚詞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

又曰捐余玦兮江珣節羅潭艤几舟汨渚駕也艤舟謂止

中遺余珮兮澧浦附岸羅潭汨渚屈生自沈處也善曰楚詞曰路漫漫其

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艤船待如淳曰南

方人謂整船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

靈辭序曰戶曹掾三閭大夫並官名善曰王逸楚蘭薰而

摧玉貞

善本作則折 銑曰蘭以香人好而採故多摧也正

才識亦亡身之本善曰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

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天玉折而不撓勇

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物忌堅芳人諱明潔良

績密以栗智也鄭玄曰績緻也明潔謂忠直也善曰堅芳即玉及蘭劉熙孟子

注曰白玉之性堅蔡邕度尚碑曰明潔鮮白珪曰若先生

逢辰之缺也善曰先生謂屈原也辰時也謂逢時君之道缺

楚詞曰悼余生之不溫風急時飛霜急節養萬物而及於

辰逢此世之匡壤乃見棄逐急節謂溫風忽然已變至於飛霜之時言政令

苛急也善曰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

溫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衰怠相麟七說曰飛霜厲

其未恣風羸羸辨遘紛昭懷不端時秦昭王楚懷王遘紛

為亂君道不正棄逐賢能也紛亂端止也善曰羸秦姓

絕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賜與俱歸拘留不
遣卒客死於奈大載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北屬
太保之謀折儀尚貞蔑椒蘭時楚謀與齊為變以備秦兵
乃為張儀斬尚等折之遂絕齊交也貞正也蔑輕易也椒
楚大夫椒蘭懷王少弟子蘭也言屈生懷真正之節而為
輕易者蓋為椒蘭所譖也善曰史記曰楚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
奈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
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詞序曰同
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
慢諂兮極又欲充夫佩緯王逸曰椒大夫子椒
也楚詞曰余以蘭為可持兮羌無實而害長
跡徧湘干良曰絕遠也郢即楚也湘即水名干間也言其
長詩傳曰比物荃蓀連類龍鸞離騷曰荃蓀香草也屈生作
于崖也鸞鳳瑞鳥也此物荃蓀連類龍鸞離騷曰荃蓀香草也屈生作
用王逸楚詞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刺龍鸞鳳以託君
子聲溢金石志華日月翰曰金石言不朽也日月言光明
也善曰金石樂也金曰鐘石曰

聲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
公曰領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
月爭光如彼樹芥葉本實穎實發翰曰芬香也穎禾秀也
可也草也實秀發於時也善曰望泪心欸許瞻羅思越良曰
毛詩曰實發實秀實穎實粟望泪心欸許瞻羅思越良曰
也越遠也言懷思古人故思遠也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善曰吳質答東阿王書曰精散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向曰塵久也苟藉順諛諛取用於時其可久矣蓋昭其忠
信雖死難以闕也善曰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
茅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風
有來藜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

王僧達鐵曰顏光祿即延年也善注同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
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道之

尊德之貴相須而成焉禮者以仁義清其本也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

明也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齊曰懿美也善曰思義窮

幾豕文敵班揚音盈協韻翰曰幾豕易道也班班固揚

性婢幸剛紫志度淵英詞曰婢直淵深英智也善曰楚

登朝光國實宋之華銑曰言實為宋國之華美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紫綬陳太丘

吾聞以紆珮金紫光國垂勲國語季文子曰才通漢魏譽淡

龜沙濟曰漢魏之時多賢才故言顏君才通於前代也決

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渡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

服爵帝典棲志雲阿翰曰言衣服爵命雖奉帝典而棲志

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棲志浮雲清

交素友比景共波向曰言交友清潔而我接此光景共游

氣高叔夜方嚴嚴善本作仲舉銑曰叔夜嵇康也仲舉陳仲

接賓客時人畏之言顏君逸翮獨翔孤風絕侶良曰言孤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雅曰風聲也流連酒德嘯歌琴緒齊曰流連

猶遠也善曰漢書班伯曰式乎式乎大雅所流連游顧

移年契闊宴處翰曰僧達與顏君交游顧盼掌移年歲雖

祖雜詩曰惆悵出遊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

太素向曰言春與勝談賦詠至秋乃死太素無形也言人

明發晨駕瞻廬望路銑曰明發謂從夕而至明也晨駕謂

望路謂凶儀在路也善心悽目泣情條雲互良曰泣謂下

白毛詩曰明發不寐

情理忽失次而亂如雲之互更變也善
日李陵詩曰仰視驚雲地紛紛互相踰
涼陰掩軒娥月寢
耀濟曰言涼陰之氣掩蔽門軒也寢羅謂無光也善曰
姮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不
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讀白几牘謂平生披
燈光誰用衾衽長塵絲竹罷調向曰長聖悲蘭宇屑涕松
嶠鏡曰宇室也屑下也松嶠謂墓所古來共盡牛山有淚
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
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
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相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
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日不仁也見不仁
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非獨昊天殲我明懿濟曰言古來
以獨笑也五臣注同也善曰范曄後漢書
獨昊天喪我明美之德也殲喪懿美
也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以此忍哀敬奠于饋
善本作敬陳奠饋善曰
蒼頡篇曰饋祭名也申酌長懷顧我善本作歔歔嗚呼哀

哉翰曰歔歔悲也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劉陶上疏曰喟爾長懷中篇而歎

文選卷第六十 終

右文選板歲久湯滅殆甚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

直閣趙公來鎮是邦下車之初以儒雅飾吏事首加
修正字畫為之一新俾學者開卷免魯魚三豕之訛
且欲垂斯文於無窮云右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兼
監盧欽謹書

慶長丁未沽洗上旬八冀

板行畢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